

蕉

風

一九七二年二月份



5201
3600



編輯人 姚 拓
 牧 羚 奴
 周 喚
 白 姦
 梅 淑 貞

228 期

蕉風月刊 一九七二年二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FEBRUARY, 1972.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5684

定價五角

蕉風月刊

二二八期

封面設計 ○ 編輯室

專欄

閒思錄 05 黃潤岳
 流放集 09 劉放

創作

人化神話劇 16 朱牛人
 魅的投影 25 溫任平
 惑 31 純草
 這一路的星光 37 溫瑞安
 組屋 70 蒼松
 脆弱的夜 73 寥湮
 獨語篇 80 朱廣邦

翻譯・論述

盲人國 43 禪淨節譯
 威爾斯的生命和創作 51 無名
 好冷好冷的一天 59 葉子譯

詩創作

葬・禪 22 張宇川
 暮後(外一首) 53 風鈴
 驚夢 55 北藍羚
 賴敬文的詩 66 賴敬文
 放逐 76 沙禽
 關窗與開窗之間 78 陳政欣
 黑娥(外一首) 85 紫一思
 一種交響 88 文鐵
 不能完成的 90 黃遠雄
 我的素描 92 飄貝零
 風訊 93 編輯室

Tam Boon Hong
 11. Douglas Rd.
 Yoh Pook.

蕉風文叢之一

尼金斯基日記

陳瑞獻。郝小菲合譯

定價一元（連郵）

請寫下姓名地址連同書款寄來：

CHAO FOON PRES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本刊推薦

茶座

英培安·蘋兒主編

售價叻幣五角 歡迎函購

地址：

TEAHOUSE PUBLISHERS, 540,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閒思錄

我不入地獄？！

黃潤岳

人都是自私的。不然，沒有人會說：人不自私，天誅地滅。自私也可以說是維護自己生存的生物的本能；最易見的事倒是狗搶骨頭。如果自私到兒女子孫都不顧，那又有滅種的可能。於是，這個「私」的範圍就擴大了。

既然有消極的自私，人類逐漸聰明，便會有人除了自私之外，還會積極的做出損人利己的事來。見利忘義者有之，賣友求榮者有之，甚至於認賊作父亦有之。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因此，孟子大談義利之辨。

談義利之辨不難，要見利而不爭，起義而不悔，可不那麼容易了。假若更進一步：見別人爭利而自己無動於衷；自己起義而別人不起而不怨，可就難了。

我們這些談仁義道德的人，高標「禮尚往來」。你不仁，我就可以不義。唯仁者乃能愛人，又能惡人。愛與惡，都有理論根據。讀書人的好處，就在這裡：誰都可以引述古聖先賢的名言語錄，來為自己撐腰，來為自己辯護和解說。中學

華文課本中，有選多爾賽與史可法的往來書信，都是以大義來相詰責。如此看來，連大義也有你的，我有我的。其他更不用談了。其實，他們兩個人都沒有錯，一明一清，大義的出發點不同而已。

爲了義，便得犧牲利；因爲義利是很難兩全的。利是因物質作標準，義卻要以精神價值來衡量。當物質文明愈來愈進步的時候，精神價值也就愈來愈易被忽視了。

古時的中國人，衣食足而後知禮義。在那時候，有衣禦寒，又有食果腹，大家就心滿意足了。再富有一點的人，可以衣帛食肉。一個人吃得多少？穿得多少？現在進步了，聲色犬馬不必說，最起碼的人生四大需要——食、衣、住、行中的行，就有多少花樣！小孩子想買一輛腳車，青年人想買摩托，中年人想買汽車。

談到汽車，從幾百元的二手貨，到幾萬元的大房車，已够供人心亂。一車之中，又可裝上多少配備：收音機，錄音機，冷氣機，電視機，甚至於一個小型酒吧。使你永遠都有「尙不滿足」之感。

聰明的商人又發明了分期付款制度，使收入不够多但又有點剩餘的人，也可以享受現代的豪華。等你入了圈套之後，你固然做了你自己的滿足慾望的牛馬，也成了商人們的債戶。

我們的慾望已經是不易滿足的了。到了事事齊備的時候，又有新的誘惑來刺激你發生的新的慾望需要滿足。不僅是你自己，還有你的家人；各人有各人的需要。

於是，撒旦笑了。因爲我們只知道我們的生活有高度的享受而感到快樂，沒有一個人會承認自己是物質生活的奴隸。

初一十五忘記燒香了，禮拜日沒有心情去教堂，星期五沒有時間「沙拜央」，誰也沒有不安，誰也不會受責罰。好像我們已從迷信中解放出來！

大家好像重新發現了自己。

中國的老子早就提倡歸真返樸。現代的人在精神方面沉溺在物質文明的歡笑中，在形式方面，卻服膺老子的原理：一切原始化。頭髮不剪，鬚鬚不剃，衣服不換，工作不動，精神不振，一群男女無所事事的聚居荒野，形成所謂喜痞士文化。大家說：這是現代文明的反動表現。

想不到留長髮卻成了一種時尚，然而某一些政府卻又要來制止。護髮之士，竟有示威罷課者。這一股反動的逆流，聲勢可謂相當浩大了。本來留髮是個人的自由，但是它成了一種象徵，變成一種標誌，對於整個社會不能說沒有不良的影響。何況還聯繫吸大麻運毒之類，更是有違法紀了。

喜痞士的思想意識，開始是逃避；到了逃避不了時，便只好麻醉以求解脫。這已是作賤自己，不足爲訓了。想不到仍有人追隨！

爲甚麼要逃避現實？

物質的慾望，無法滿足；固然要逃避。就是滿足了物質的慾望之後，還是要逃避。因爲在精神方面，會感到更空虛的。

逃避現實，不僅是消極的；而且更是自私的。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他們要「與人無事」，事實上卻是只要「獨善其事」。他們既不能茹毛飲血，仍得有所求於社會。我們既有所取，便須有所與。這是天公地道的事。

與其消極的逃避，爲甚麼不積極的進取？甚至於自我作一些犧牲？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我爲甚麼要入地獄？有甚麼代價？理由很簡單，能入地獄，它的本身已有崇高的價值；而不是用金錢可以衡量的。想不到在人類可以登上月球的時候，卻自己否定我們的精神的一切，包括倫理道德、人格節操，甚至靈魂宗教的信仰。於是，我們迷失了。真是莊子所說的：吾喪我。

吾喪我之後，不是行屍走肉，不是沒有思考的能力。這才是真正的人類的悲劇！

我忍不住也要罵出來：Go To Hell。

我是不入地獄的；固然我也是不要你們入地獄。我更不敢打起佛陀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口號標語要做一個領導者。我想：如果我們都能帶一點犧牲的精神，勇敢的面對現實；不逃避，不苛求，那就可以無忝所生了。

作者附白：我知道我自己的字跡潦草，有時候會另創一格。所以印出來之後，發現了錯別字，我也是置之一笑；從沒有想到要聲明改正。元月份蕉風中，我的那篇「參不透——鏡花水月」，原是自己的得意之作。出版之後，校閱一遍，竟發現有十七處錯誤。更想不到的是：同一時候的學生周報第八〇七期中，我那篇千字短文，也錯了近十處。有些地方，可能是我的筆誤；不過大多數是手民誤排。並非推卸責任，但怕發生誤會。

劉放

流放集

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境界

羅密歐那天因為家人反對他與朱麗葉結合而悶悶不樂。他乃決定到市區去喝了一瓶虎標啤酒。之後，帶些酒意他去找朱麗葉。竟然太遲，因朱麗葉已身亡入殮。他傷心之餘，捶胸痛哭一番。乘人不備時，拔匕首自戕身亡，伏屍在朱麗葉棺木上。豈料朱麗葉只是喝些迷藥佯裝逝世。待她醒來發現羅密歐已因傷心過度而自尋短見時，悲痛欲絕。遂擬拔出插在羅密歐胸膛的匕首效法自盡，但家人立刻上前阻止，致幸免同歸于盡。之後數月，朱麗葉以淚水洗臉，茶飯不思。時間荏苒，又過一年。這一年，朱麗葉已淡忘了這創痛的一刻。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個她喜歡的男子闖入了她空虛的心靈。她於是每個週末都陪他去參加舞會和上電影院。又過一年，朱麗葉結婚了。由于婚後要服侍丈夫及料理家務，已無閒情去回憶羅密歐為她而自戕身亡那回事了！

當然，這是一個憑空捏造的故事。故事本身很荒誕。可是，它的含義却不。

這是人類另一種心理的寫照。前人把愛情美化了。愛情是否真是那麼一回事？可以說是亦可以說不是。莎士比亞筆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在人類愛情史上不是沒有，只是很罕見而已，它僅是一種愛情理念型。是在一愛情深度延續體的一極。另一極則是羅密歐見朱麗葉已死去，知人死不能復生，過兩三天再找一個女朋友。而上述的虛構故事，却是一般人類所表現的行爲。設若莎士比亞的朱麗葉及時被搶救，她最後是很可能會與他人結婚的。

這則虛構故事在說明：境况對人類的影響很大。因此現代的心理治療法有一種是讓當事者遠離事件現場。心理治療法我們不談。在此僅聊聊人類爲甚麼那麼容易愛情衝動。人類最易犯上感情衝動的時刻是晚上以及憑欄互訴之時。很多的海枯石爛的愛都在這種景况下出籠的。很多奉兒女命結婚的事件亦是在這種景况下鑄成的。始亂終棄很多并不是依循一定計劃的。在男女兩人獨處之一刹那，雙方的確是覺得有所行動而行動。過後一方反悔（雙方皆反悔不用去談了，不是問題）亦是該方覺得有所行動而行動。君不聞因誤會而結合，因瞭解而分手嗎？這種先合後離的心理并不算是預謀。亦值得諒解。把怨對方出爾反爾或不守諾言的一方經常是女性。男方的遠走高飛固值得同情，女方的抱怨我們亦必須諒解。

筆者并不是在提倡或鼓吹始亂終棄的哲學。目的在說明既然身爲人類，我們就應該了解人類的弱點。在不同環境下，某件事物或語言常有不同意義。因此，個人對事件的意義亦前後不一樣。事過境遷之後，個人附之于事件的意義亦隨風而逝。不必太泥古，亦不必一味往最美好的境界去鑽。能得則得，饒而不捨。不能得則不必浪費生命與時間，俟機而退。個人的才能不一定要由仕進去衡量。達到成功的途徑經常不是只有一條。真情不是沒有，只是不易獲得。量力而爲，說盡了一切。羅密歐已死，我們又有甚麼理由一定要朱麗葉同穴？朱麗葉爲甚麼一定要痛苦一生？

不必抱怨這世界或這社會不公平。從來沒有人把公平作爲社會或世界定義的一部份。不平等是永恆存在的，且存在于每一社會。以程度去看，一個社會只能「比較公平」或「比較不公平」。一切人類行爲準則不可能絕對。黃泉沒有平等那是一般人都相信的；但一般人乃以爲天堂必是公平之土。這只是莎版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境界。羅素說過，你在一筐籬子中隨意發現了一個壞的，你不會幻想其餘的都是好橘子。這話不錯，但需補充。完全平等的社會只有一種——一種所有人都把自己關在房內，不通電話，不寫書信的社會。若天堂的情形是這樣的，則我們大可放心去申請永久居留。但上天堂的還是我們這一批經常勾心鬥角的一群，你以爲移民到天堂後我們就不再如此嗎？這一只壞了，往下挑恐怕亦是壞的。

絕對的真善美是不必去想了。倒不如想想如何在不平等的社會中求取快樂之道。要求取永恆的快樂，我們則需効法塞翁。塞翁失了馬，不悲；得了馬，亦不沾沾自喜。兒子從該馬上摔了下來受傷。他若無其事；因此他兒子免却送上越南戰場當炮灰，然他亦不得意洋洋。塞翁是否真的喜怒不形于色呢？不是的，因這表示他會喜與悲過，只是不露于臉上。他是否自禁主義者？亦不是。因爲他根本没「快樂」過亦沒「悲傷」過，何必自禁？他那種永恆的快樂的泉源就在于此。他看盡了人生，他「參」透了。他知道社會上的活動與事件不可能孤立去看，亦不必放大去觀察。事件無大小，活動無所謂悲喜。這話的根據完全採自統計學的大數法則。當你不斷地擲一枚銅板至無限次或萬次，你會發現你獲得「頭」與「花」的機會是均等的，即在一萬次拋擲中，各出現五千次。因此，當你決定要擲那枚銅板一萬次時，而在起先的五十次中你獲得四十次的頭與十次的花，你何以高興？還有九千九百五十次的擲銅板活動呢！換上塞翁的話，則是：「老弟，不必太高興，前面的路遠着呢！」或「老弟，不必太悲傷，前面還有要跑的路呢！」接下來，塞翁就會說：「當你跑完這些路時，你回頭再看看，走錯與走對的路都佔一半。走錯了不必懊惱，走對了亦不必神氣十足。最後，老弟，對錯各一半！」。

塞翁并不是信口雌黃，沙特及卡繆應該和他觀摩觀摩。塞翁的人生哲學是由

生活中提取出來的，是A Posteriori、統計學的大數法則是A Priori。可謂殊途同歸。

塞翁的哲學并不止于此。僅止于此的是統計學。再往深一層社會生活去探討的是哲學與社會學。前面已述過，塞翁快樂的泉源就在此。塞翁并不是悲觀或宿命論者，但亦非快樂主義者。他是一位「入世的出家人」。說他出家人是因為他不為世上的是非得失所羈絆。說他是入世的人，是因為他并不逃避一定要發生的連鎖事件。他是以靜觀動，以不變應萬變。說他靜，并不是說他自掃門前雪；是說他不冒冒然去抓一把已發生事件便要評好壞。他知道事件還會在變。說他不變，并不是說他固步自封；而是說他不為已發生的事件所動容。「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就是這種境界。

基于這種對人生和社會的看法，對於羅密歐自殺，我們只好慨嘆：「老弟，未免太衝動一點吧！」。另外，對於朱麗葉的再交男朋友，我們亦泰然處之：「小妹，人生當如是！」

因此，真正的快樂僅是一種平靜的心境。一種傲視萬物變遷的心境，一種不為事件後果所干擾的心境。羅密歐與朱麗葉就缺乏了這種心境。

女人的智慧與才幹

中小學時代的辯論題目裡，總少不了性別與才幹或重要性這一個。主張女性重要的一方，免不了要提提似是而非的俗語或社會禮節以支持論點：如「女仕優先」、「各位女仕，各位先生」、「陰陽」及「雌雄」等，不勝枚舉。再下來總離不開武則天，居禮夫人，女皇及女總理等。贊成男重于女的則同樣無理取鬧地舉出「男女」、「先生太太」等俗語。再下來，就是取之不竭及俯拾即是男重于女的例子。歷史都是男人寫的，對不對？歷史皆是男人史，對不對？男重于女的題目不用辯反方已輸定，對不對？都對。但是，可否說男既比女重要，則男比女子更有智慧，更具才幹？不可。儘管在心理學上，生物學上有學者堅說黑人比白人在智慧上劣一皮，尚不可完全採信。我并不是黑人的同情者。去過紐約，芝加哥及第特律的人不會再同情黑人的。黑人在智慧比白人差也許是事實，但學者却不能客觀地解釋為甚麼差這一皮。最普通的一種說法是「整個黑族皆是劣種」。回到我們的話題上，「所有女人皆來自劣種」。這句話說得一點不差，若是女人真的比男人低能。在未分析女人是否真比男人低能前，有一個笑話必須一提。

話說有位婦人因犯輕罪捉將官裡去。法官照例問：貴庚？答曰：十八歲多一點。問曰：多多少少？答曰：幾個月。再問曰：幾個月？答曰：一百二十個月！

這笑話的含意不止于使人發笑而已。它赤裸地指出：女人對於不必要的事耗盡心思。當女子把大部份時間及智慧花費在服裝、美容、年齡掩飾，烹飪及柴米油鹽上，她尚有甚麼心情與精神用在學術上？假如女人與男人一樣，各自自由地發揮本身才智，倘以為寫歷史的就不是男人了。

女人愛慕虛榮、紅顏禍水等的觀念是有商榷的餘地的。女人愛慕金錢、華貴服飾并不是出自本能的。紅顏禍水的觀念錯在對女人沒深一層認識。女人之所以要花費那麼多精神及時開去為悅己者容，以爭風吃醋，完全是社會價值在作祟。為小事而花心思是他們依從社會價值的表現。在過去的中國社會，婦女要三從四德。不要說無才便是德，就算有才，三從過後

，哪還有心思去發展自己的才華？在現代社會裡，廿歲過後尙未有男朋友就不像話。卅歲尙未結婚哪還了得？要找男朋友，就必須要放胆去接受邀約。但另一套社會價值却又從中束縛女性：女人必須矜持，不能主動，除了靠運氣來解決這其中的難局外，女性就得運用心思去儘量不觸犯這兩套矛盾的價值。當問題解決後，她們哪還有像男人那麼多的時間去想學術問題？結婚後，又要與悅己者容，又要料理家務，時間與精力又打從哪兒來？

這種運用心思方向的不同，尙不是以強調出社會價值對女性才華發展機會的剝奪程度。最重要的問題却在于社會對於才華及智慧的衡量對女性不利。化裝、治理家務、擁有男朋友，皆不被視為智慧。但男子有了高薪職業，社會上有些地位，或想出了一些改變社會環境等方法，却被視為有爲之人。要是治理家務作爲衡量智慧的標準，你說一部人類史，應由男人寫還是女人寫？社會把女性囿限于一個與男性不同的角色位置上，限她只能從事某些工作，然後又把她的工作價值相對地否定掉。世界上是沒有公平這回事的，女性的景况只是過份不公平的一個例子而已。女性不但在先天上受盡折磨，且後天又爲社會價值所極格。月經、分娩已逆來順受，沒想家務欲「罷」又不能。女人何時才翻身呢？工業化是否能把女性地位提高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提高的幅度不可能太大。

在現今的工業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觀念已稍受職業流動性所沖淡。當夫婦出外工作，入息均等時，男女角色間的差距便相對地縮短了。但這種差距是永遠無法消失的，除非社會價值觀念重整——由男權變成均權。如此一來，世界上豈不是沒有家庭這種社會組織？那又不然。女性既錯誤地踏入了負責生育的進化路上，她仍要生育。既要生育，則家庭的內容不變。變的僅是形式，變的僅是功能更趨特殊化。也許很多人不同意，但家庭的實質是先于觀念而存在的。工業化社會中的家庭實質既已改變，家庭的定義當然亦隨之而改變。在家庭均權範圍內的事項約有：妻子不冠夫姓，兒子不必跟父親姓。這些冠姓的社會基礎是有的，但生物基礎沒有。若生下的兒子百分之九十像母親，爲甚麼那兒子還要用父姓？這制度一經取消，傳宗接代的價值觀念便根除。重男輕女的事件當然會自然消失。裙帶關係的陋弊可減半。這更是接近「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以及「天涯若比鄰，海內存知己」的價值觀念。

總結一句是：目前男人在社會上及歷史上的表現遠比女人來得優越，但這并不就等于說

男女的智慧有先天的差別。後天的差別是男人們故意製造出來的。製造差異的過程很簡單：先要大部份的人不重視瑣碎事務，然後強迫女人去專心于此種事務。同理相申，白色人種比有色人種優越亦須從社會基礎去研究。

十二月杪星洲

人化神 話劇

這是我日夜所見的幻象。

是我內有的音。

是我欲表達的文字。

——文字本身便是題目了。

一切我都太熟悉了。

那白天。那樹林。

以那樹林爲劇台，在那白天所演出的神話劇，於我擺脫時代的木樵的追逐時，會一次又一次的在我眼前排演。——我可以迷失在最熱鬧的街道邊旁，我可以躺在靜得耳膜發顫的深夜間。

劇台的後半台右邊有一垂簾，作青綠樹叢裝飾。後半台中間較向左，有一灰白色的小石丘；一棵萬年老樹在小石丘的左邊。這老樹已快接近他的一萬歲了，他的容貌是那麼的枯衰蒼老，看來生命已被滿身的爬籐扼殺了八九成。樹下的他的終身伴侶，灰色石丘亦被萬年的風雨霧色磨去原有的傲澤，同時亦被青苔昆蟲所統治，所奚落。難道這劇台外的真正世界也是如此的蒼老無能嗎？我懷疑。

劇台上靜靜的，沒聲音，也沒生命——除了植物的，如果植物是有生命的話。

片刻，二頭髮灰白的老者上。他倆各人手執一大型蝴蝶網。老者面帶疲憊的顏色。

我的幻象裡的主角們互相不以名字稱呼。名字是個符號而已，那麼也讓我用甲乙丙丁我們更熟悉的符號吧！

老甲：（忽有所發現，視線落於石丘上。高舉網急步向前，網撲下。）着了，（小心伸手入網。）

老乙：（緊跟上前。）

老甲：（手抽出網。失望。搖頭。）不是。

（一種輕微的說話聲，由樹叢後飄出。那是個少女充滿活力美麗的嗓子。）

女聲：誰要追捕我，他就看不見我的踪影，聽不到我的聲音。

老甲：（氣憤。）我發誓，我一定要捕到她。

老乙：我發誓我一定要消滅她。

女聲：（傳自樹叢後。）爲什麼……？

老甲：（氣憤。切齒。）她生存，我便活不了。

老乙：我的損失比你大千萬倍。

老甲：（專心四處尋察，不時舉網作追捕狀。）你走你的，不要老跟着我。

老乙：（坐在石丘上。）不！不能。這樣我更沒有依靠。（低頭沈思。片刻。）你什麼年紀了，這麼樣追捕捕了幾年了？

老甲：（停止追捕。感到奇怪。）問這些幹什麼？

女聲：（傳自樹叢後。）你什麼年紀了？這麼樣追捕捕了幾年了？

老甲：（沈思。）我忘了自己幾歲，我追捕了忘了自己幾歲那麼多年。（恢復追捕。）

哪！（高舉網。）這是我第一百萬次舉起網。

老乙：（毫不留心。）也是你第一百萬次的失望。

老甲：（動作凍結。微怒。）你說什麼？

女聲：（樹叢後）這是你第一百萬失望，是你失望的開始，也是你失望的結束。

因爲你要求永遠永遠的失望。

老乙：已過去了，算了。（站起。沉思。又坐下。）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過去的。唉！是——。（遲疑，想起剛才。）

女聲：（傳自樹叢後）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失敗及失望。我不存在於你們的眼前，更不會出現於你們的網內。

（台上各人沈默片刻。）

老乙：我們在追捕什麼？（沉思。）你告訴我，我忘了我們在追捕什麼。

老甲：（疲憊。）忘了？沒關係。我告訴你。我們要把蝴蝶捕入網內。

老乙：（記起。）不！我沒忘記。對，我剛說過：我發誓我一定要滅她。（放下網。）只是我實在太疲倦了。

老甲：（命令。）站起來，讓我們到那樹叢後看看（以網指樹叢。）

老乙：（沒氣力地：）不！

老甲：你吃的喝的呼吸的都到那裡去了？你忘了你剛方的話？

老乙：（抬頭無力地望望右邊的樹叢，又轉向他的同伴。輕輕的唉喛。）唉喛。

老甲：你不走的路我自己走。（慢慢步向樹叢。）（一強壯青年上。上身赤裸。鐵塊似的肌肉發亮；那是勞力的汗水。頭額也星佈珍珠般的汗珠。）

青年急步走在老者及樹叢之間。雙手叉腰，雙目圓睜，十分威武。）

青年：（暴聲：）停！

（老者甲被嚇一跳。嘗試繞過青年。青年却總是站在和樹叢之間。失敗幾次後，老者甲用手推青年的赤裸上身。青年屹然不動。）

老乙：（驚奇。立起。不明白。）他——

女聲：（樹叢後。）維護者。維護者……。（聲音由响亮到微弱，最後沉寂。）

老乙：（暴聲：）喝！（手指青年。）

五勇士打扮者從左邊上。急步衝向青年，脚步沒停止，從右邊下。青年立於原處，依然不動。仍站在老者與樹叢之間。

三人無聲的對峙片刻。）

老乙：（暴聲：）喝！（手指青年。）

老甲：（退後兩三步。手指青年。暴聲：）喝！

（約十來個跟前女人同樣打扮的勇士從右邊上，急步衝向青年，脚步不停止。青年被圍在中心，跟來者同向左邊下。）

女聲：（由响亮到微弱，最後沈寂。）維護者。維護者。維護者……。

老甲：（怒聲：）誰要阻止我，他便被懲罰。

老乙：（彎身拾起蝴蝶網。）誰要阻止我，他永遠不會成功。（指台左。）他也失敗了。（強壯的青年從左邊上。他滿身是傷痕及鮮血。）

他左手按胸，右手高舉指天。

二老者驚慄，往後退。）

青年：（喘氣。嘗試把勇武注入說話聲：）我的失敗就是我成功的象徵。（喘氣。）

（二勇士從左邊上，一人一邊拉着青年的手臂。三人往右邊下。）

老甲：他——

老乙：（沒氣力地：）我不否認，他很勇蠻。（把手中的網再度放下，伏在石丘上。）我的氣力已脫離我了。（伏下。稍微掙扎後不動。死亡。）

老甲：（首次放下網，雙手撫摸胸膛。急促的咳嗽。）咳！咳！咳！（盤足坐下，手不斷按摩胸部。）咳！哼！我還沒——。（緩緩地側身躺下。）

女聲：（樹叢後。）你的氣力也用完了，用於一百萬次舉網捕捉無形的失望。

老甲：（不動。死亡。）

（到這時刻，光明又完成了一天的任務。於是，後台漸漸沈溺於暗流。

幸好前半台倘有幾絲昏暗的光綫。片刻。

二流浪漢打扮者上。因經前途跋涉之故，兩人皆衣著不整，面容削瘦，步伐輕緩。他們各有一根木杖，以木杖撐着弓着的腰，行走得很困難。

第三個流浪者上。他沒木杖，走得更慢更困難。

浪甲：（停步。微轉身。）今晚就到這兒吧。（往前面望望，走向石丘，隱沒於黑暗中。）這——這是甚麼？

浪乙：（木杖碰到老者甲不動的身體。）這是甚麼？（蹲下，伸手摸索。）好像是死屍。

浪丙：（停止步。眼睛四處張望。）

浪乙：（肯定。）是死屍。

浪甲：這兒也有一具。（從黑暗中走出。）

浪乙：（放下木杖，用力推老者甲的屍骸。）來幫忙，叫他們兩兄弟抱在一塊。

（浪者甲、丙上前，蹲下身幫忙推，把老者甲木硬的屍體推入黑暗處。三人便走出黑暗，坐在剛才老者甲伏屍之處。）

浪丙：

浪乙：又是沒收獲的一天。

浪丙：

浪甲：我想我的壽命也還得差不多了。（嘆息。）

我這把年紀本該好好的享福的。

（看！蝴蝶從樹後出現，在黑暗中舞動。只見見到的，是她的銀冠觸角，在黑暗間流成兩道水銀之閃爍。她舞動時竟沒有絲毫的聲音。）

浪乙：到現在我還不明白爲甚麼我要這麼做。

浪甲：我現在真得有點後悔了。

浪乙：把時間殺了。

浪甲：把好的東西都放棄了。

浪乙：而剩下來的呢？

浪丙：

浪甲：（嘆息。）唉！

浪乙：每晚我都會說明天一定找得到，一定找得到。

浪甲：今晚我真得要好好想想明天了。

（蝴蝶在三人的背後無聲的輕舞。兩道銀光如銀蛇嬉水於暗流。）

（三流浪者沈默片刻。）

浪甲：你們說怎麼樣？

浪乙：我在想。

浪丙：（不語。）

浪乙：（低頭沉思。）

浪丙：

浪甲：我早已有答案了。（不耐煩。）怎麼樣？

浪乙：（沉思。不語。）

浪丙：（沉思。不語。）

浪甲：（執起木杖，支撐着站起。）我——。（很辛苦地往剛才出來的方向走。走兩步，停止，回頭。）

浪乙：（沉思。內心痛苦的在衝突着。）

杖丙：（姿態不變。沉思。不語。）

浪甲：（繼續走。）

浪乙：（抬頭。）等等。（執起木杖，站起。向浪者丙。）你呢？

浪丙：（抬頭望說話者。沒甚麼表示。又恢復先前的姿態。）

浪甲：（繼續走。）

（兩流浪者同下。）

（在樹林裡的劇台上，堅持不去的流浪者一直沒改變姿態。

片刻。伏下身，爬動，爬動。他已失去行走的能力了。）

浪丙：（虛弱。）並不是捕滅者、維護者、等待者，我只是個懷善意的尋覓者。

我不能放棄，我得繼續尋求。

（爬動動作慢而停止。十分辛苦的喘氣。）

我……明天……一定成……成功。

（他忽有所悟，精神一振，很有氣力地說出他最後的話。）
我明白了。

要尋求無形的東西，只有無形的我才能辦到。

讓我的肉體死亡吧！那麼我可以看到無形的，把無形的找到了。

（說完，身體癱瘓。喘氣。然而他仍然支撐着。聲音已不再如先前那般有力。）
生與死又有何區別？

生：我寄居在這軀殼，由這有血有肉有骨的軀殼執行我所欲爲。

死：我脫離我的軀殼，看着自己沒動機的四肢的七孔的腸肺化爲灰化爲泥。

而我又何曾死去呢？

（說話聲更微弱。他仰頭望天。）

天，在人人之頂。但天實在是存在嗎？

摸，摸不到。（咳嗽。喘氣。）量，不可能。（喘氣。）

天，沒起端也不完結。天的存在與天的不存在是同樣的肯定。

我的生命就好像天那樣，沒起端也不完結。

我——我的不死也永遠永遠是一個——一個不需証實的肯定。（喘氣。）

就讓我換套白衣，白——衣。咳。咳。咳。

（喘氣。越來越弱。最後，死亡。死態面側向，向內；頭枕在雙手上；一脚微屈，另

一脚伸直。）

因此最後的一點光明也死亡了。後邊的黑暗漸流上來。片刻，台上全暗。

黑暗中傳出輕微的流水聲，聲量漸大，一分鐘後，就好像山澗的流水聲；聲量一直增大，直到流水聲猶如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的怒吼聲。由始至終，一陣不很強的風一直在呼吹着。野獸的嘶啤聲，飛禽驚動飛起鼓動雙翅的聲音，喃喃不清的人的說話聲，雷鳴聲，交替着，時長時短的在流水和風的肯音中，忽左忽右的傳出，台上黑沉沉的一片。

這樣子前前後後歷時許久。

忽然間，一切雜亂的響聲都無故的消失了。

一會兒，黑暗中傳出孩子們的嘻笑聲，很明顯的，許多孩子們正從左右兩邊上，在台上

頑皮的嘻笑。

光，漸漸又重降世間。

光明呀，終於再見到光明了。

這萬萬年後重現的光輝，是多麼柔和，多麼純潔，多麼親切呀！母親的揉撫，愛人的慰藉，百靈鳥的歌語，不！都不是恰當的比喻。那光輝呵！那光輝本身才是最完美的比喻。

萬年的老樹不能再戰勝萬個萬年，已隨着時間的流水，粉化了。灰色的石丘已不再灰色；綠色的樹叢也不再綠色了；都不見了。

白，一切一切都是很白的一片。

就看那些快樂的小天使吧！他們白哲裸體，不息地游動在白色間，致使觀者不可以分辨出那處的白色有生命，那處的白色是無知覺的。不說話的小天使們，玩你們的遊戲吧！你們的嘻笑便是你們的言語，只有你們才明白。你們的遊戲便是你們的工作，也只有你們才瞭解

全身着白衣，否認死亡的流浪者，抱着膝，坐在遠處的白色間，絲毫不移動。他臉上的笑容就好像小天使們的笑容；他心中的歡樂就好像小天使們的歡樂。他曉得小天使們的存在，然而，忙着遊戲的小天使們却不知道有一名羨慕者，正在欣賞他們的遊戲。

流浪者站起來了。

同在這個時候，穿着彩色衣裳，頭上有一對銀飾觸角的蝴蝶少女，輕輕地舞入天使群中，從這小女天使舞到那小男天使，輕輕地掃掃她們她們柔軟的頭髮；我是牽着他們她們的手，共舞共蹈；或是在他們她們的耳邊，說出一種哲學，然後大家相對面微笑。

小天使們沒停止遊戲及嘻笑。

流浪者的雙眼在小天使們及蝴蝶少女間遊動，似乎欲把空缺填以滿足的眼光。他臉上的笑容就好像小天使們的笑容；他心中的歡樂好比小天使們的歡樂。他再坐下，抱着雙膝。

幕雖然會在這時刻落下，然而我知道，不久我又會再觀賞同樣的演出。

幕起幕落。幕落幕起。
咳！到什麼時候你才能明白呢？

(七一年十二月十日)

溫任平

魅的投影

他也不知道自己爲甚麼會那樣莫名其妙，每天上班，他總有闖紅燈那一剎那突臨的驚險感覺。他任職的寫字間設在五樓，循着梯級上去得化上幾分鐘時間，但他寧願多耗一點時間氣力，也不願跟其他同事那樣，冒險去站那密不透風的電梯。冒險？坐電梯是「冒險」嗎？自己怎地變得那麼膽小如鼠啦！

他現在就循着洋灰梯級走邊想着。昂藏七尺，男子漢大丈夫，居然會把坐電梯與冒險聯在一起，真是他媽的丟人！真是沒用！大勇真是了得，只那麼兩下子，就把那臭卡制住了。經理翹起了大姆指，熱心地笑着。旁邊的警探都用讚美的眼光望他。誰敢說我是個沒用的人！誰敢說我是個沒用的人，我只要問他，那天是誰把那持槍的劫匪給摔倒的，他一定會啞口無言，如果他說那是由於劫匪本身的疏忽，他太注意經理與會計主任的動靜，而忽略了自已向他挪近，但是不要忘了那傢伙是持槍的，有誰有他那種膽識，手無寸鐵卻能把握時機挫倒一個強徒？這樣一問，對方一定會俯首無言，訕訕而退。他這樣想着。眼前像照片重疊着的說他是沒用的人底魅影便無力地隱退。他把頭昂起來，發覺已經到了大東方企業公司

的玻璃門。門口的司關正向他點頭招呼，他看得出那一下看來似乎平凡的點頭包含了一點不平凡的尊敬。他有信心地踏進了寫字間。

同事們向他點頭微笑。那些笑顯然孕着罕有的親切。大勇覺得上班時那一股不安的暗流至此全然退去。他的笑意一直掛在嘴角上。

「恭喜您，大勇，你升職了。現在，你可是營業主任啦！這還是董事長的決定呢！」王經理一看見大勇，便走過來與他握手。

「是嗎？真的？」

「當然是真的，難道我還會騙你不成！」
不怪得今天碰到這麼多笑臉，原來大家都知道他高陞了。

「董事長認為你有膽識，有魄力，肯為公司效力，譬如說上次打劫的事，……所以才特別……」

這倒是意外的收穫。自己這幾年來工作不可謂不勤快，效率不能算不高，可是上級一直不會注意，想不到那幾下三腳貓的功夫，卻不費吹灰之力地為自己贏得了這麼多的賞識。自己現在可是坐熱板凳的人物啦！

「謝謝經理和董事長的提攜。」

「應該的，應該的……你為公司……來，來看看你自己的辦公室。」

陳經理一邊說着，一邊把他帶到一間厚玻璃圍成的冷氣房裡。

房裏有一張寬闊的辦公桌，比他以前用的那張足足大了一倍有奇。

「這就是你的辦公室。」陳經理重複着，便把各項單據、收條、來往信札對大勇詳加指點了一番，然後又道：「大致的情形我已經和你說過了。如果有甚麼別的問題，你可以再過來和我談談。營業上有什麼重要決定，如果我不在，你可與會計部的老朱商量。」

陳經理離去後，玻璃門也隨着掩上。大勇可以透過玻璃壁，看到在總辦公室的其他同事們，他以前就夾雜在那兒，默默無聞，沒有人認識他，現在可就不同了，在別人的心目中，自己的地位當然不是往昔的吳下亞蒙了。

這房間的冷氣，似乎冷了些。外面的 Miss Ho, Miss Ling 她們在打着字。手指在打字

機上麻雀似的跳躍不住，又敏捷又好看，但是他聽不見「特特」的聲音。老周回過頭來正與小黃說些甚麼，然後唇角向兩旁迅速開展，看到牙齒了，大概是在笑吧；但是他聽不到。有人從外面進來呢，是一個留着大鬍的外國人，皮鞋聲一定不輕吧，大家都抬起頭來望，怎地自己竟會聽不到一絲聲響？不能說沒有一絲聲響！許是冷氣機寂寞的呻吟掩蓋了一切可愛的聲響吧。那呻吟，啊，那呻吟就像溝渠的水低沉瘡的哀泣。是了，溝渠的污水在流着，混和着尿與糞便。四面的壁是棕色的，似電梯前後左右築成的圍牆。脚下是幾塊踏板，踩在上面依呀依呀的，中間是一道空罅，下面是呻吟的水，對，除了那一道空罅，它便是一座密不透風的小房……而一俟夜晚，便是一團漆黑……，那道空罅便不復為肉眼所見。忽然間，大勇跳將起來，兩手大力地揮打着（那個劫匪禁不住他兩下揮打便跌倒了，多英雄氣慨啊！）但是他卻打不到什麼實物，他的手在空氣中無效地絕望地急划着，像是黑浪翻滾間一個溺水者無助的水勢。

但他終於被拯救出來。辦公室的門「呀」的一聲被推開，他倏地警覺過來，狼狽的雙手在空中只就攔半秒鐘，便縮回來很威嚴的放在桌上。原來是 Office boy -

「Sir，有甚麼事嗎？」

（剛才幹嘛會那樣？究竟是……）

「甚麼事？」他把散落在額前的頭髮大力掠回去，一邊不耐煩地問。」

「剛才你一直招手要我進來。」

「現在沒有事了，你出去吧！」

Office boy 應諾着退了出去，大勇開始發覺自己的汗已浸透了整件襯衫，冷氣大概不夠冷。我剛才想到那兒去了？我做了些甚麼？他竭力想着，大力地敲着頭壳。「莫名其妙，那究竟是什麼東西作祟？」他心裏連聲咕嚕，好一會他才把雜念甩開，去看他桌上的檔案。

2

從他就任營業主任以來，這已是第十三天了，在過去的十二天當中，一切平靜，令他暗自心驚的是他總覺得自己像在等待着什麼：有什麼不可測的事件一定會發生，不發生事情就

永沒了結似的。當然這種近乎荒謬的預感是沒有來由的，每一次想到這些，事後總會狠狠地責備了自己。

這十多天當中，他曾兩度用過電梯。當然不是他自己獨個兒使用，而是有其他同事在旁「壯胆」。第一次還好，幾個人坐在電梯中談談笑笑，那種窒迫似乎也不怎樣了。第二次就在今早，他在樓下碰見兩個同事，於是便一起進入電梯。怎料他的同事有些事在三樓的出版社停留，只賸下他一人繼續留在電梯內。門甫閉上，他乍然如墜身冰窖，一股慌亂沒頭沒腦向他襲來。幸虧從三樓到寫字間只是那麼一瞬便到了，他總算沒受到太大的驚嚇。冒過了這次險後，那種，那種某項事件即將發生的預感就愈法沉重與真實了。

回到自己的冷氣間裏，他便馬上把全神貫注到工作上。他知道唯有這樣，他或許還可阻止預感的提前顯現，他必得用塞子去栓住那個可能由此泄洩的洞口。而今天他的專注是異乎尋常的，過去他雖說工作勤快，但總難免有打呵欠、伸懶腰，與旁邊的同事閒聊幾句的空檔，唯獨今天他連午膳也不用、一刻不歇地、忘我地處理着手邊的公事。他甚至沒有抬起過頭來。今天恰好沒有業務上的訪客，他又特別吩咐 Official boy 不要隨便進來打擾他。在潛意識中，他一直告誡自己不去看包圍在四面的牆。四點响過之後，他才第一次抬起頭來。他看到外面的同事一個個收拾着桌上的紙張，又一個個陸續離去。後來王經理也走了。臨走前會探進頭來問他：「Do you want to get a lift?」他笑笑，搖搖頭婉拒了經理的好意。於是，王經理也走了。偌大的寫字間，就只賸下他和一些物件黑暗的投影了。

他把筆放下來。拍了一拍額角，覺得頭有點沉重。他將身子移低了些，讓頭舒適地靠在那張旋轉椅背上。他完全記不起來自己還未吃午飯。他一點不餓。渴望充滿了他的胃壁和神智。他帶着玩味的心情去看天花板色彩的逐漸黯弱——從淡黃加濃成了淡灰，加濃成了淡灰，他知道黃昏到來了，他幾乎可以聽見夜的輕步徘徊在他周圍而他仍渴切地，奇異又興奮地期待着；猶似一個殉道者那樣地哀誠。

他的瞳孔似夜貓子的眼睛，也漸漸地在擴大。黑暗中，他的感覺就更敏銳了。一些似曾相識的很幼稚的面孔一晃一晃在眼前掠過。開始是很急速的，後來便逐漸緩慢，於是那些面孔就愈加稔熟了。最後是完全的靜止，在一張大特寫的不笑底臉上，不笑的臉，額角有一

條青筋隱隱地跳動着，而那兩道目光一如利刃的刀鋒，晃漾着滴血的恐怖。許多幼稚的臉大聲的哭泣；有些在呻吟，發出如溝渠濁動時那種悶悶的低嘆。青筋在跳動，不規則地跳動，嘴巴急速地開、合、開、合，一大串咒罵籐鞭似地沒頭沒臉向他掃來。哭聲與呻吟聲忽然變得震耳欲聾。他下意識地用手擋護着臉，但是他的臂膀卻捱上了。（那個劫匪也捱上了）他是誰呢？誰有着一張不笑的臉，啊，我記得了！我記得了！那是屬於孤兒院院長的，那張隱隱跳動着青筋的馬臉，就算化了灰自己也不會忘記。孤兒院院長，啊，那一次與亞財的追逐。後來，後來亞財就跌倒了。聽說被送去醫院，大概跌得很重吧，不然，自己也就不會被關在廁所裏……

啊啊，我的天，我的娘，我不要黑夜，我不要流水，我不要牆壁。讓我出去，讓我出去，讓我出去啊，你們做做好心讓我出去啊。我不敢了，院長，求求你原諒我一次吧！我真的不敢了，我真的不敢了。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好怕怕怕怕怕怕……

他虎地跳了起來，躍身在旋轉椅兩旁的靠手上。他的眸子空洞無物，發出了木乃伊那樣呆滯遲鈍的白芒。他碩大的身軀就平衡在靠手上面。木製的靠手因支持不住那種巨大的重量像老鼠被踏着尾巴地吱吱作响。他的姿勢有些像走索者，但是又不全像，因為走索者是走在一條鋼線上的，而他卻需要兩股物體的支持。他的手臂拼命地揮打着，從牙齦裏咬出一種野獸似的嘶嘍。他的口角泡沫淋漓，而且湧漲着如剛開瓶口的白啤酒，而終於濺滴在地上。他向四面推打着，用盡全身的氣，就像他用手抓住那劫匪持槍的手時那樣苦苦地揮揮着。黑暗仍然向他層疊湧至，要把他擠碎，要把他撕裂。他用盡全身的潛力撐持着自己不從椅上跌下去……

這一場搏鬥是殘酷的，驚心動魄的，好多回他幾乎失去了重心，失去了拼下去的勇氣，但他終能在最危險關頭時，又再穩住了自己。許多鬼魅似的幻象閃過。他是菩提樹下的釋迦。只是，他的確舞得太急促了，有一次，他一隻脚已墮落下那一道空罅，一聲清脆嘹亮的雞啼使他及時抽身而起。啊，釋迦仍在塵外，未曾墮身魔障。而那一面滾着銅環的紅日，終於慢慢在山後出現，它的菊花般洋溢着清秀的光芒終於透過了玻璃壁透過了多重屏障在大勇抖動已漸趨平靜的軀幹上。最後，他終於完全停止那種神經質的痙攣和抽搐了。他壯碩的身軀

惑

就伏在案桌上。他的瞳孔慢慢在縮小。他在輕輕打鼾，沒有驚動一些什麼。也不知過了多久，第一聲敲門聲，驚醒了他。

「怎麼啦？大勇，昨晚就在這兒睡嗎？」

是王經理的聲音，他今天到得好早。

「哦，哦」大勇慌忙站起來，連忙整理着紊亂的衣着，掩飾地道：「昨晚我做夜了，想在這兒休息一陣，沒想到卻睡着了。」說着又連忙把頭髮反撥到腦後去。

「年青人工作熱誠可嘉。可是，大勇啊，你也得多注意休息才好，免得捱壞了身子。是了，你吃了早餐沒有？」王經理的口吻是感動中帶着一份憐惜。

「我會的，謝謝經理的關心。我，我想現在就去。」經王經理提起，大勇才驀地覺得饑腸饉餓得脚步都浮動起來。於是，他急忙坐電梯下去。在電梯中他一路告訴自己今天一定要吃兩粒雞蛋，兩件塗牛油的麵包，一杯阿華田，一粒橙……總之，今天要吃一頓豐富的早餐！

在朦朦朧朧之間，我忽然感到蓋着的被，彷彿被什麼拉動似的。初時，我還以為是他在拉動被子。可是，當我翻過身子，我的手所觸及的是空無；被子的去勢更急，我忙抓着被子，睜開眼睛：原來被子是被自己弄下牀，而在順勢滑落。

真他媽的，我怎會以為是他？他嘛！早就把我忘了吧？要不是怎會每次一出去就通宵不回？

男人都不是好東西！電影說對了。追求女人的時候，千依百順，女人說什麼就什麼，就像一條狗！狗？是的，他是狗！

「……我是真心愛妳的，我沒有騙妳。如果有的話，我就會死！」

當然，我才不會像電影上的女人那樣，去按他的嘴。可是……我還是被騙了。媽的！會死？誰不會死呀？

不過也不要說他完全騙我。他到底有實現其他的諾言。這一座新屋就是用我們倆的名字

購買，也送了我一部汽車。他是有愛過我的。可是？……難道正如他說。

「哎呀！妳怎麼囉嗦？男人嘛！總會去好玩的。那也不過是逢場作戲嘛！」
逢場作戲？作他的頭！男人玩女人就叫作逢場作戲。我們女人也是人，我要逢場作戲！
我也要去玩玩！

我把毛氈一脚踢開，就坐了起來。拿起檯鐘一看！啊！已經九點多了。我馬上起身去洗刷。之後，我便換過一套衣服坐在梳妝檯前，梳理我的頭髮。時而，我會望着鏡中的臉發怔。因為我實在找不出，那一張臉龐那里不美？

可是，那一張臉龐，却偏偏無法抓着她丈夫的心呀！

那張面已經過全部的修飾之後，更發明艷動人了。但是我的心却有一股恨意，恨得我將梳子用力擲去。

我走出大廳，習慣地坐在那張天天早上都坐的沙發椅。從一年前的結婚開始，我們就這樣坐在同吃早餐。一年過後，坐側邊沙發椅的人，已開始缺席了。這樣的生活雖然富裕，究竟不是什麼味道呀！

「太太，妳的早餐。」佣人把早餐拿來。

我合上眼睛也能知道，早餐是吃些什麼東西。熟狗、雞蛋、生牛奶、麵包、牛油……這些東西，不放在口里我也知道它們的味道。放到口里的時候，我又無法知道它們的味道了。我自己也奇怪，為什麼我還把它們吃下去？唔！不為什麼！又因為要活着，我不禁笑了。

人就是這樣奇怪的動物，當他（她）高興時，他（她）就會笑。當他（她）憤怒時，他（她）就會發洩。對了！我要發洩！我要報復！

吃過早餐，我就駕着自己的車出去。

當車子駛出鐵柵門時，我忽然問自己要去那里？

管他！那裏都可以走。就這樣，時速表上的針，由20升到80與85之間，它在搖擺不定；車子也在搖擺不定。
本來，我打算一路上，都用這速度駕駛。可是當車子一轉入大道就不能了——大道上的

車輛實在太多了。不過，我還是逢車就割，一路遙遙領先，好不威風！不要恨他吧！他已經給了我一輛這樣會跑的車了。我要平等！

紅燈！沒有辦法，車子已駛出白線太多了。過吧！

「啊呀！這臭婆娘想撞死人！」

嘖！撞死了。又怎樣？難道我還有死刑？哈哈！

突然——我的瞳仁發現，有一個人在前面招手。哦！是一個洋鬼！頭髮長長的，像個死皮士。據說死皮士對調情很行。去見識見識是不是很行。就把他當作逢場作戲的對象吧！我把車子停放在他的身傍。他望着我，樣子有點驚奇。不過，他還是很快地上車，坐在我身傍的位置。

「小姐，妳真好！我在這裏已招手了整兩小時，就沒有人肯載我一把。我真懷疑馬來西亞的人情！不過，見了妳我就不敢懷疑了。」

他說話的動作好美，使我不禁多望他幾眼。爲了不願給他知道我是故意望他，於是我只好與他搭訕。

「你是教徒嗎？」我問。

「啊！我們洋人都是教徒呀！且不管他信不信神。」他奇異的望着我。

「那你該知道耶穌說的話吧？不要怕！只要信。」

「小姐，你真會說笑。」他頓一頓又說：「小姐，妳的駕駛真好呀！」

「是嗎？」我沒有轉過頭來，因為前面有車。

果然他的搭訕手法不壞，好吧！就看看你有的什麼手段？可是他却不說話了，只望着窗外的景色。不過，只一會兒的功夫他又說話了。

「馬來西亞的風景很不錯呀！」

「什麼地方的風景都不錯的，不過久了，就會覺得那不再是風景了。」

「啊！」他輕輕地叫了一聲。之後，又彷彿在沉思。

媽的，這樣糟糕的搭訕法嗎？怎能夠呢？難道要我先向你暗示嗎？嘖！去你的，我才不呢！我又不是下賤的女人。突然，我感到我的自尊被污辱了。他媽的。死皮士對性是最隨便

的，怎樣不敢對我來這一手。難道我還不够美！

我氣極。將車子轉入聯邦大道，因為在首都的道上也只有這裏的車輛比輛稀少，可以開快車！

當車子的時速行至90時，車身就浮盪搖擺起來，時而又會有顛簸的動盪。

「小姐！妳怎麼啦？」他的樣子很緊張。

「哈哈！你們洋人不是愛找刺激嗎？」

「可是……這彷彿和死神開玩笑嘛！」

啊！原來男人也是很怕死的。

「你怕死？」我轉向他說。

「不是怕！而是不值。」

我懂了這話之後，整個人幾乎要癱瘓下去了。踏着油門的脚也鬆了下來。時速的鐘在直跌下降。

不值！這是太可怕的字眼了。就是說陪我死，陪我這樣漂亮的女人死都不值！他不再緊張了，神情是似笑非笑的。啊！好不迷人呀！我有一種奇怪的心理，我想過去，揍打他一頓，告訴他為什麼送出門的豔福都不要？真是蠢豬！其實洋人也不很聰明嘛！至少眼前這個就是笨蛋。

此刻，前面是一個灣。我什麼都不能，只能狠狠地折這個灣。在車子折轉的時候，他突然像坐不穩地，將身子傾向我。初時，我還以為他是真的坐不穩。可是，當他的手觸及我的大腿時的那一種撫動，我已明白他的用意，他在試探我。

他不是傻瓜，真的！他不是傻瓜！死皮士都不是傻瓜，也有他的一手呢！

我把時速保持着30。他的手已由大腿撫上去弄得我吃吃地嬌笑起來，幾乎忘了我在駕着車子。差點就把車子撞及路邊的泥壁。他大概認為我已成了他的俘虜，他的手不再搔動了。何況這樣下去隨時都會導至車禍死亡的。

他會逢場作戲！哈哈！我也會的。讓他知道女人也不是好欺的。男女平等！我不禁要笑了。因為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的男女平等。

車子已經遠離吉隆坡的範圍。他的手又不安份地放肆起來。更進一步的，他將右手搭在我的肩上，左手却代替右手原有的位置。一會，車子已駛至鄧普樂公園。他就輕輕地向我耳語：「小姐，讓我們下去看看好嗎？」

當然，我會明白他的意思。其實我也樂意如此，我把車子泊到路邊，便與他行入公園內

自下了車一路上，他都挽着我，我們彷彿成了一對異族情侶似的。親愛的擁着——走着

走了一會，我們就坐在涼庭中休息。洋人真是急性鬼？要不！他怎會一坐下就抱着我猛吻，吻得我幾乎要窒息。

「嘩！你看！那個鬼佬同唐人妹，幾緊張呀！」

我們望向聲音的來處，那里已站了幾個華人，相信一定是附近的礦場工人。我不禁有點慌張和害羞起來。他把抱着我的手放下之後，就兇霸霸的望着那群年青人。可是他們也不示弱的回敬他。看情形彷彿要打架似的。

盡管我恨那群人破壞我的好事。可是我又不願他們打架。因為一旦有人被打死，我就是主角之一。不！我不要成爲新聞人物，我不要！

「走吧！我們到別處去。」我拉着他說。他也溫文地陪着我走。

「好彩渠走，唔係我地就一人一搵做瓜渠。」聲音轉來。

這回，在車上，意外的他的手已經很規矩了。不過，他却滔滔不絕的大談英雄爭蹟，他說他曾經赤手空拳，一個打多少個……多少個人……

真討厭！告訴我這些幹嗎？我才不稀罕你一個能打多少個，我要的只是逢場作戲！」

不！逢場作戲也不能找洋人呀！萬一……萬一不幸懷了孕，不是要生個碧髮藍眼的傢伙出來嗎？

可以打胎！可是，何必惹下這一層痛苦呢？

不！還是不要找洋人！否則給人知道，我就會變成淫娃蕩婦了。要找！也要找回同色人嘛！即使東窗事發，也不至於被毀謗得一文不值呀！

停止這慾念。我把車煞位了。「引擎」還响着。多可笑呀！他馬上打開車門，走過我這邊來要爲我開啓車門。但我按着內鎖對他說：「對不起，我只能載你到這里，拜拜！」

說畢，我踏着油門，車子就向前飛奔而去。

哈哈！他一定會很驚奇！那裏就在日記里，寫道：來到馬來西亞時，邂逅了一位瘋婆娘。啊！原來逢場作戲也會有好多顧忌。想着，我自己也迷茫起來。

溫瑞安

這一路上的星光

妳唸過詩嗎？妳家後園種不種菊花？對了，就是那些一朵朵很有秋意的花，妳就撩甩長髮，看看妳後面遠遠的一列山巒；妳知道我們中國的田園詩人怎麼說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的，就是這一種淡逸；「落日照大旗，馬鳴風簫簫。」是的，正是這一種悲涼；「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是了是了，正是這種刻心銘骨的淒愴。妳不懂的，我怎麼說妳都不會懂的，妳可以揮手間完成妳的數學難題，妳可以背誦全課書而全不費時，但，這些妳不會懂的，妳只懂莎士比亞、藍姆、拜崙，妳雖然是中國人，但陶淵明仍會採着他的菊，不會因妳的美艷而停下來。我本來是高高興興地來訪妳的，我以爲妳會懂得這些的。現在我回宿舍去了，落落寞寞地走回去了。

一路上，能洞悉我孤寂的心靈的正是那些曇眼的滿天星光。我不懂星相，但很欣賞星星。遠方黑暗處有孤燈仍半明半滅地幌着，是誰家之夜遊者呢？記得那一些藍色檯燈的暖意嗎？那時你至少還有一個可談的哥哥。記得長輩們嚴肅地對

你說的話嗎？你以為你已懂得很多了嗎？其實你還稚嫩得很，你知道甚麼是奮鬥，甚麼是生活嗎？太陽下是怎樣地揮去汗滴，人世的虛偽奸險，你都茫然無知；黃昏時的風怎樣去拂揚暮齡者的鬢髮；風雨交加時給老年者的恐懼，你都未曾領略過；你敢說你懂得嗎？你以為你很世故，很堅強了嗎？你只會拿你的筆去想寫你夢幻的世界罷了！我不要！我不要聽這些打擊我們如鐵柱般直聳的意志的話！老年人的思想是不能再用年青一代的身上來了！長輩呵！請不要忽略我們如劍刃般的精神，生活並不如你們向它屈服時一般殘忍。我們不能少年老成得令人顫慄。至少，我們仍保持着那一份孤獨與純情，我們豈能讓金錢與庸俗便磨鈍了我們年青得不肯屈服的生命呢？我們曾經面對着生活，所以我們曾經愛過、瘋過，笑過也哭過，原來生活是這樣美妙的，生命是如此美好的！長輩呵，你可知後輩們已在風雨中唱着歌呢？他們已經出戰了，去吧，戰士們，去把上一代由怯弱所造成歷史上的空白都填補過來！

但有時候生活也會令你失望的。有時候苦澀得令你搖頭，令你太息；而放置在小几上的咖啡愈來愈濃了，甚至你還沒有飲下去就聞得出那未加糖的苦味，咖啡，甚至已懶於搖頭，倦於太息了；你麻木得只能不斷地用茶匙去攪着沒有加糖的甚啡，甚至已懶於搖頭，倦於太息了；你只得苦苦地笑着，但你仍然得放歌着，這就是成長，這就是落拓，這就是為甚麼你還要唱着，淒厲的歌着；這就是夕陽了。這就是黑夜了，這就是很苦的一種生活了。但生命仍然是嬌好的，生活仍是美好的。你微駝的背脊將會因水源的負着而挺起。歷史的河流裏永遠嗚咽着你淒厲的歌聲！去罷去罷，去走你的路，去爬你的山罷！

給我小刀，給我繩索，給我一柄棍。於是我們去流浪了。記得那班很純情的朋友嗎？那些別人講話發笑、自己講話也笑，別人滑倒發笑，自己滑倒也笑的朋友。你能忘得了那一次旅行嗎？那一次旅行中的登山！那一夜熊熊的火焰！那一夜眨眼的星光！那些浪語呵，那靜息的幽林，那執棍一夜不眠的身影。自山路趕程歸去，燈火在山下幌呀幌的，一路上的仍是那些滿天星辰披照。後來余到家了

，說說再見就走了。夜忽然很溫柔很深遂了。後來周也揮手說再見了，整個黑夜的一條長街上只有我們的的噠噠四個人的脚步声。後來吳走了，李也走了，那時我和廖的步伐很是沉重，寒風把我們的話都凝結了。後來廖說晚安再見，我也說了。靜夜中就只有我有節拍的聲音，長街只有我落拓的身影。夜闌人散，煙呢？酒呢？那夜星星也是這樣地笑着，最明亮的是那顆孤獨的北極星。

今夜也是令人沉醉的。寒星寒夜寒風，吸一口氣呵，就有一種很涼辣的薄荷味。遠處二三燈火，總算還是人間！白天你能記取些甚麼？那無聊的太陽，那匆匆流浪的雲；現在你可見懶腰的雲了，有明月，有清風，還有星光！若有松，呵那古老的松，便有辛大叔的放歌：「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若有遊子，月將更明，鄉愁更盈。若有菊，愁絕的是瘦瘦的連瑣。若我吟詩意興，而有人擊筑作樂，是否明月仙子的裙褶沾地行近？若淒寂一如鬼墟的宿舍，已有人為我備酒整被，墨已在几，我將一夜寫詩。而詩興濃時，月明風清，一女子姍姍而來，我稱之白衣，白衣白衣，妳且來接吟下去，接吟下去。

而黝黯的宿舍，已靜立於我面前。在我未進入之前，燈是不會亮起來的。就且讓我很虔誠地在這兒感謝星星。這一路上的星星就這樣地沐着我，指引我一條狂想的路。再見，星光，今晚我將一夜無眠，今夜我將遺忘妳了，今夜我將寫詩。

葬 • 禪

1

哭聲過後
就有輓歌
輓歌過後
也許也還會有哭聲
許多矮小組屋的空地裡
就有一座簇新的建築物
當然也是同一種立姿
一種孤獨的立姿
或許有人依戀
肯相前不過多了一聲歎息
你並不動容

你的寂寞依然
你也知道 不久
有一季必將亮相
那時你的靈魂已死
食屍鳥也不能驚動你
有人說
在睡前
擁一臉橫縱的蒼茫
哭的夜晚必然不多
如果臉上沒有黃昏
却該哭泣每一個白天夜晚
不過 在哭的時候
必須僅記
有一季我們欲哭
必將無聲
淚水且被蛆虫飲盡
那時我們不再聆聽廟宇鐘聲
不再禮讚生活

2

我本是禪
何以參禪
●
菩提樹的花落了第幾渡？

苦行者呵苦行者

你澈悟了甚麼

一隻白鴿？

一隻食屍鳥？

● 呵 苦行者

紅塵溺水

誰願一瓢

● 唯你 願先下地獄

奈何

此禪已畢

乃需煉獄

H·G·威爾斯原著

禪 淨節譯

盲人國

在離清保雷茲三百里，肯士絲的雪地外一百里處的廣大而荒涼的安第山，有一個神奇的、多山谷的山脉。這裏便是遠離塵世的盲人國了。

古老的傳說說：「在這山谷中有着任何人所渴望着的東西，清甜的流水，牧場，四季如春的氣候，肥沃的樹色的山坡，生滿着最佳的菓樹。而在另一面，却有着龐大的松樹林以及高懸天際的冰川。」山谷的四週全是高聳入雲的山峯，祇有一些雪塊會從山頂上滾下來。

在這沒有雨也沒有雪的山谷中，突然傳來了一種細菌，使得住在那兒生長的兒童，以及這些兒童的後幾代都成爲盲人。

但，在這離開塵世，由雪峯繞住的桃源中，生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那兒除了馴服的山羊外，沒有任何兇殘的野獸。在那兒沒有其他的毒菌。更因爲視力是在毫無留意的情形下漸漸逝去，因此，盲目的人早已被人帶領着而認清楚了整個山谷的一切。所以，當所有的居民都失去視力後，這一族的人却依然正常地生活下去。

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的生活着。

偶然的機會使一個人進入了這個社會。而我們的故事也就是敘說這個人的遭遇的。這人是個居住在昆圖國的爬山運動員，他曾經出過洋，見過世面，他更是一個專讀原著的人。他很聰敏也很能思想。

偶然的機會，他參加了一個爬山隊，開始征服柏拉斯可土柏山峯。在安第山的曼哈享地方，他同外界失去了聯繫。而一不小心，更在山坡上，向山腰溜下了千尺，身子直埋入雪坡上的雪堆中。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他毫無知覺的昏迷着，但却並無跌斷任何一根骨頭。最後，他在較平直的山坡上直滾下來，直跌入山腳的積雪之中而救了自己的生命。當他再次醒過來時，他隱約的感到自己躺在一張床上，然後，以一個爬山者的智慧，明白了自己的處境。使自己從雪中掙扎出來且休息到星星出現的時候。躺着，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摸摸口袋，他失去了刀；摸摸，他失去了帽子，他的衫鈕同他的鑿冰斧也一齊失去了。當他掙扎着爬出雪堆脚一踏平地後，他立即便跌倒且睡了過去。

他被一陣陣的，在遠樹間嗚叫着唱的鳥兒們喚醒。

他坐起來並仔細打量這一個在脚下的山谷。他見到在山峽之間，有着一片青翠的田畝間，更疏疏落落的點綴着一些石砌成的茅屋。

當他走出山峽的交頸處，而見到這些平原時，他祇感到這情景非常奇怪。大部份的地面均為青翠的田畝，間中散佈着一些不知名的花朵。從這些田畝的植物的生長情形來看，是經由人們小心的灌溉及是有系統化的安插的。遠處有一個高築的水壩，而一切灌溉用水皆由一小溪流水下來。房屋的建築的安排是一條直線，而牆却由雜亂無章的，乳膠型的顏色胡亂塗成，這點，顯示出建築者及居住者一定是盲人。

他更見到一隊相連的緩緩而行的人羣。這些人穿着羊皮製的衣服，皮靴及皮帶。這些人的態度使到南使不由自主的跳上了一大塊石，而向他們呼叫起來。

三個人停下了脚步，搖動着腦袋，似乎是找尋着發出聲音的人。然後，向傾右的山邊呼叫起來，似乎是作着回答。南使不得已再次向他們招呼，而心中這樣想：「這些蠢才一定是盲鬼。」

經過數次的招呼後，南使跨過了溪上的小橋，穿過了關門，而當他向前走時，他已清楚的肯定了這些人是盲人。而這個地方是傳說中的盲人國。

「一個人，或者是一個靈魂吧，從那山石間走出來。」一人用生硬的西班牙語說道。

但，南使却用他年青的，充滿自信的步伐向他們行去。所有關於盲人國的傳說一齊浮上了他的腦際，而在他的思潮中，有一句古老的諺語在跳躍着：——

「在盲人國內，有一隻眼的人便是皇帝。」

在盲人國內，有一隻眼的人便是皇帝。」

他很有禮貌的向那些人請安，他同他們談話，並用着他的眼。他告訴他們他是越過山嶺而到此處的。他來自一個千萬人都能見到景物的國度」。

「景象」，柏特拉自言自語着，「景象。」

第二個盲人說：「他從岩石處而來。」突然間，他們伸直了手向南使抓去。他們用手指摸南使的眼，發覺這個器官有液體在流動。這在他們來說，是一件挺奇怪的事。

柏特拉叫道：「奇怪的動物！加里拉。摸下他那粗糙的頭髮，簡直同山羊一樣。」

「他簡直同生他的岩石一樣的粗糙。」加里拉一邊用他那軟而略帶潮濕的手摸着南使未經剃過的下巴，一邊說道。「也許他會瘦下來的。」南使掙扎了一陣，但他們緊緊的抓着他，抓得很緊。

「小心些！」他再次說道。

「他會說話，他一定是個人。」第三個盲者叫道。

「嗯！」柏特拉邊摸着南使粗糙的外衣，邊問道：「你怎樣走進這世界來的。」

「走出了世界，越過大山，跨過那上面的冰川，停在太陽的高度一半的地方的。從那需要十二日航程才能到達海外的世界處而來。」

他們似乎並沒留意聽他的說話。加里拉說：「我們的先祖說過人是能由天地之力而生的

。這是因為物件受潮濕及暖氣而腐敗，腐敗。」

「讓我們帶他去見長老們吧！」柏特拉說。

「先招呼一聲吧！不然會嚇到小孩子的。這真是個神奇的時刻。」

柏特拉握着南使的手，首先前行，領着他走向那些房屋。

南使縮開了那握着他的手，說道「我能看見。」

「看見！」加里拉說道：「對了，看見！」南使一邊說一邊跟着他們走去。

「他的器官還未發育成熟。他會跌倒。他說着毫無意義的話。用手領着他前行吧！」第三個盲人道。

「順從尊意吧！」南使心裏笑着。

似乎他們對視力一無所知。好吧！在適當的時候，我會教育他們。

他見到很多人向他呼叫，走近時，他們用他們觸覺靈敏的手摸着他的鼻嗅聞他的氣味，聽着他的每一句話。他們叫他布格塔——一種野人的名稱。他被帶到一個黑房，有一些老年人的聲音向他詢問。

南使嘗試着去問他們講解他來的世界，天空，高山等景象。這些長老似乎無法明白任何在他們希望以外的事物。他們甚至並不十分明白他字句。經過十四代的時間，有關他們的世界（這山谷）外的一切早成爲寓言故事，他們早已再也不關心這四堵牆壁外的世界。

這些長老們向他解釋盲人的生活，哲學和宗教。解釋這世界（他們的山谷）開始時是一個岩石，後來才有一些觸覺的動物，山羊及諸如此類的動物，然後來了人，天使——那些能唱歌的天使，但却永遠是人所不能觸摸的。這天使使南使感到詫異，不知道牠是什麼，直到他想起鳥兒才疑團頓釋。

最後，他們一致認爲，他那不想連貫的頭腦及行路的習慣，需要很大的毅力加以克服，並要他學習一切盲人國的生活習慣。

「未曾改革的頭腦。還未健全的思想。他們並未知道他們侮辱了由上天賜與他們的主人及皇帝。我一定要帶他們回復理性。讓我想想看。」南使自語道。

在他依然沉浸在思索中，太陽已下了山。

他聽到有一個人村外向他叫道：「你，那兒的，布格塔！到這裏來。」

他微笑着站起了身。他決定要宣示給那些人知道，視力對一個人的重要性。他要他們來找尋他，却找不到他。

「你爲什麼還不移動呢？布格塔。」有一個聲音叫道。

他大聲的笑着，從那小徑上，向旁邊勇敢地，堅定地跨出了兩步。

「布格塔，別踏上草地，那是不能容忍的。」

南使詫異的停止了脚步。當那說話的人走到他面前時，他收回了脚步，又踏上了小徑。

「爲什麼我叫你的時候你不來呢？難道你一定要像小孩子似的被人牽着走？」

南使笑了笑，道：「我能看見事物。」

「這世上並沒「看見」這一個字眼。停止這種愚蠢的行爲，跟着我的足音走吧！」那盲人訓斥道。

南使微慍地跟隨的，說道：「難道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你，在盲人國內，有一隻眼睛的人便是皇帝。」

「什麼是「盲」？」那盲人漫不經意的問道。

四天很快過去了。在第五日，這盲「人之王」依然是個無人認識他本能的人，且顯得異常笨拙和無用，如果你將之與他的臣民相比一比的話。

這些人的生活是非常之樸素及勤勞的，具備着所有的道德和幸福。他們擁有一切，足夠的衣食，足夠的休息，音樂和唱歌以及愛。

他的勸說無效之後，他開始了反叛。

他試着找幾次機會對他們說：「你們聽住，有些東西是你們不瞭解的。」在他的聽衆之中，有一個女孩子，她的眼皮是比其他較爲潔白及淺陷些的。他告訴他們，他們的頭上並無屋蓋，而圍在他們四週的並非岩石而是可攀越的大山。可是，並沒有人十分理會他。

他開始決定用武力。他突然的執起了一個劍，而當人命令他放下那劍的時候，他突然發覺他不能冷血地謀殺一個盲眼的人。

他越過田畝，踏扁了很多的草，而坐在一條路的路旁。他見到很多人執着劍從屋裡出來，摸索着朝他行過的足印前進着。

當第一個人摸到他面前之時，他因佔着視力的便宜而輕易的打倒了他。他叫道：「你們真的不明白，我能見到。」

「布格塔。放下剷，從草中走出來。」

這個命令使他異常的憤怒。他開始奔跑，而那些，發一聲喊，將他團團的圍着。他打倒了一個又一個，叫道：「讓我隨我的意志管理這個山谷。」但是，他能打倒十個，却無力量打倒一百個，當他打倒一個盲人之後，他的背後被人猛推了一下。他一撲倒在地便起身，發足狂奔。

他向着那鎮的閘門奔去。而那些在後追逐的人一聽他出了閘門便不再理會。

南使躺在草地上，三日三夜，想着如何征服這些盲人。但他沒有刀，甚至連食物也不能找尋到。

飢餓使他不得不向他的臣民屈服。

他們問他是否仍他以為他能夠看見。

他答道：「不，這是愚蠢的」。「看見」這個字並無意義。

他們問他頭頂上的是什麼？

他說：「比人高十倍的地方，那兒有一個屋蓋，非常平滑……」然後，歇斯底里的叫道：「在你想問其他問題之前，先給我食物，不然，我會餓死！」

從此，他成爲盲人國的一員。

盲人國內有一名叫梅梯納的姑娘，她的美麗叫南使動了愛慕之心。他想，如果我贏得她的芳心的話，我寧願忘了在那山嶺外的世界，而成爲這裡的一份子。

然而，他們的婚姻卻遭到了反對。

「我的寶貝，難道你不明白他是個痴人嗎？他有着很多的妄想，不能正確的做事。」梅梯納的爸爸，老雅谷勸道。

「他不是在做改進嗎？他不是已成爲本國最強壯、最仁慈的人了嗎；爸爸，我愛他，他也愛我。」

老雅谷見勸說無效又見到梅梯納的悲傷，決定了給南使一個檢查。查一查他的不同點，究竟導源於何處。盲醫生診斷的結果是，他那充滿液體的眼導致精神不正常。祇要把眼睛挖掉，他便會同其他的人完全一樣了。

梅梯納開始勸說南使接受挖眼的手術。

「妳不想我失去視力呢？」她搖了搖頭。「我的世界便是能看見的世界。」她的頭垂得更低了。

「這世界上有很多東西是想像不來的。花朵，輕柔的羽毛，滴冰的山崖。而對妳，我是更應擁有視力，去看妳甜美的臉龐，仁慈的嘴唇。我一定要帶妳走出這鎖住人的岩石之外。

……妳不會叫我盲眼吧！」

「我希望……」她頓了頓，「有時你不會再如此的說話。我有時喜歡你如此的告訴我。但是，現在……。」

他注視她那蒼白的臉以及痛苦及激動的表情，輕輕的，不由自主地吻了一吻她的耳朵。以一個出奇的，異常溫柔的聲音說道：「親愛的，假使我應諾了呢？」

她用兩臂緊緊的抱住了他，狂烈的抽泣道：「祇要你肯，祇要你肯。我知道你會經歷痛苦，但，你能忍受的，親愛的，爲我忍受這痛苦。我會報答你，以我的心和一生來回報你的損失。」

在接受手術前的一天，他想起了向田野及自然告別。獨自一人，他走出了閘門。他見到自憐的水仙，寂寞的舞着，而清晨的陽光替整個山谷籠上了一陣金黃的朝暉。他見到了自然的至美，而聯想到山谷外的世界。

宮殿，噴泉及雕像組成的白屋，忙碌的街道，河上的宴樂，等待開發的森林和荒涼的地方，遼闊的平原和極目無際的山河，那無窮無盡的生命的活力。而這活力在他的血液內忽然奔騰起來。

他回望那山村，然後，他向右轉，輕快的走上了上山的小徑

他想起梅梯納，她的影子變得遙遠和渺小。

他望着那高聳入雲的山峯。

然後，他開始攀登這山峯。

當太陽落山之時，他停止了爬山，但已爬得非常高和遠了。他的衣服早擦爛了，手臂積滿了血漬。但，躺在這山腰上，他感到異常舒適。

山峯頂上顯現着由藍、漸深為紫的光彩，而廣大的天空也越來越近了。山下躺着無聲的盲人國。他感到從來未有過的快樂。
太陽的光芒終於收斂了。暮色籠罩了整個的大地。在冷冷的星星下，他安詳地睡着了。

無名

威爾斯的生命與創作

1

與迭更斯一樣，威爾斯生於貧苦的家庭。一八六六年他在肯特郡的布羅姆萊出世。很小的年紀，他就必須獨立謀生。做過布商學徒及化學家助手之後，才進入中學就讀。他對當時費時失事而又徒勞無益的教育制度，甚為不滿，故不久就毅然輟學。繼續做工。一八八四年，他又再嘗試學校生涯，考入倫大的皇家科學院修生物學，四年後獲得學位，從事教育，但不久染上肺病，只好放棄教書。康復後，便專心寫作，一直維持了五十年，到一九四六年逝世前才輟筆。威爾斯寫作之勤，著述之豐，當世無人能匹。華特阿倫（Walter Allen）在「英國小說史」中謂威爾斯的五十部中，大約有十部能夠永垂不朽。

2

對人類的未來，威爾斯充滿美麗的憧憬和遠見。在小說中，他創出了形形色色的烏托邦，不單祇重建人類的信心，而且更給他們無限的精神力量和支持，不像赫胥黎那樣，對未來的日子有着懷疑。最重要的是，他的信仰絲毫不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和恐怖所動搖。大

戰後普遍存在于一角落的頹廢和悲觀、緊張和迷失，依然不能打擊他的信念，反而使他認為建立「世界政府」的時機來臨了。他就致力於計劃未來社會的模型，而且將全部希望寄託在年青的一代。歷史，在他的哲學思想裡，是教育和毀滅的競爭。挽救下一代，就必須改革教育，使青年能脫離傳統思想的規模和束縛，充實他們的知識領域。鼓舞他們正視或進一步思索未來社會的建設問題，及附於他們種種無可推卸的責任。在這信念下，他寫出光芒四射的「世界史綱」。此書的結論正能表達他熱烈的希望：「人類雖然常死，但也常生。人類永遠是充滿活力和希望，站在地球上努力去幹，總能夠把國度伸展全球世界裡。」書的每一篇都散發濃厚樂觀的氣息和對勝利的冀望。

威爾斯幻想未來國度的原因，在於現實世界的種種每每在打擊他，使他幾乎無法支撐下去。所以他永遠不放棄幻想一個全人類平等、大同世界的國度。而他的一貫創作動機，是希望人類社會能逐漸向理想境界邁進。獲致這理想境界的主要動力不是什麼不可企及的東西，只是科學而已。他對科學的信仰，剛好與蕭伯納大異，是健康而令人興奮的。他非是不知科學的破壞力，但他深信，如能善於利用科學的建設性能，它的貢獻將是無限的。威爾斯一生就為這些信念所鼓舞，以科學家的態度，社會家的熱誠，幻想家的樂觀，孜孜不倦地著述着。

3

對威爾斯的總批評，羅素寫得最中肯：「威爾斯的重要性主要在於他是一個思想與想像的解放者，他能夠構出未來可能實現的社會模型……要是沒有他的提醒，也許人們根本不會想到這些事。……他所提示的各種的烏托邦，雖然它們本身並不切實際，但却啟發了大家的思維，也許會促使下一代獲得豐碩的果實也說不定。」

風鈴

暮後

外一首

趕鴨回家

那人順便用那扉柴門

關鎖起這最後一群暮色

從此星星都爭相出來炫耀自己

在這場夜。因為夜濃得成白晝的墨汁

所以說太陽有最持久的光源

却未悟荒叢中螢火的點點獨行

月亮嗎月亮竟笑成瘋婆

月光亦流融在商人的茶杯

北藍羚

驚夢

定無人開詩！此刻，而且蟬聲不歇
我的靈感中，祇賸向日葵了
而向日葵是太陽殘遺在夜裏的詩骸
喪亂地垂首時代的悲哀

飄花零葉該說

說風是最東方女郎的長髮
寂靜裏肆意粉刷周遭

假期

蒼白呼來

泯然流去

就有八十四頁空白的日記
在一裏夜焚盡

所以

我伸手

抹去書本上的塵埃

之一

夜底舌頭

白血涓涓

靈旛地掛在青竹梢

冷漠的犬

踉在岩石後

楞楞地望着

飄忽隱約的黃燈

你孤另的身影

則轟然
傾下

他們驚恐 躍起
狂射向黑暗
留下
一整塊陰濕的腥味

之二

成夜
那棵高聳底枯樹
被扯着皮

寒流
如刀片

拉着尖銳的聲音
穿下山谷

他猛坐起
愕然望見
一幅鱗光閃閃底骷髏
就在滿月的天空
幌呀幌

之三

螞蟻螞蟻螞蟻螞蟻
臉孔臉孔臉孔臉孔
螞蟻和臉孔
臉孔和螞蟻
咀嚼 咀嚼

一條白色的輓聯

兩匹黑瘦馬
走在前面
的達的達
蹄兒揚起黃土
草色青青

蟬 他說
不該這麼吵
你的臉色不好

塵土
他覺得
只有這兩字
他便低下頭
靜靜的走
不再理他

葉 子 譯
威廉·薩洛揚 著

好冷好冷的一天

親愛的M——我要你知道舊金山今天非常冷，我都快凍僵了。我的房裏實在太冷了，以致於每一次，當我想開始寫篇短篇故事時，卻總是冷得寫不下，我不得不站起來做做彎腰運動。我想，我必須做些運動來保持我這短篇故事家的溫暖。有時候，天氣很冷，我也能寫出好東西來；可是有時候，我卻不能。同樣的，天氣很好時，也會有這種情形發生。我非常的不愉快讓一天白白的過去，而居然一點東西也沒寫出來，這也是我為甚麼寫這封信給你的原因：要讓你知道，我對這種天氣的厭恨。別以為我是坐在陽光普照的加利福尼亞的一間溫暖的房間裏，編造出這些天氣冷的牢騷給你聽。事實上，我此刻正坐在一個冰冷的房間裏，一點陽光也沒有。我唯一能談起的事只有冷這個字，因為今天你只能感到冷這個字。我快凍僵了，我的牙齒冷得格格作響，我真想知道我們這個民主社會為我們這些快凍僵的短篇故事家做了甚麼。別人都很溫暖，只有我們這些人得寄望着太陽過活，可是冬天的太陽又實在太不可靠。這就是我現在的情況：想寫，卻不能寫，只因為太冷。

去年的一個有太陽的冬日，陽光射入我房間，洒滿我的書桌。我整張書桌，整個房間的整個人都暖活起來。因此我只非常輕快迅速的做了一下彎腰運動，就坐了下來，開始寫我的短篇故事。但是，那是一個冬日，我還沒寫完故事的第一段，太陽就躲到雲後面去了，而我仍坐在房間裏，坐在寒冷中，寫我的故事。那真是一個好故事，雖然我知道它不可能被刊出來，可是我仍然繼續寫，當我做完時，全身凍得僵硬的代價。我的臉已經變成青紫色，我幾乎抬不起我的腳，他們已被凍成硬塊了。我的房間充滿了香煙的煙霧，可是連這個也似乎被凍僵了。房裏有了雲，但是依然冷得很。曾經有一次，當我正在寫故事時，我忽然想到，既然這麼冷，我何不拿個盆來，盆底下升堆火；我只要燒掉我幾本書來取暖，那麼我就可以寫我的故事了。於是我找了一個舊盒子，帶到房間裏去，可是當我環顧四周，想找本書來燒時，竟然找不出來。我所有的書都很舊，而且很廉價。我大概有五百本書吧，而大部分却都是用五分錢買進來的。但是，當我望着每本書的書名，我找不出可燒的書來。有一本很大很重，用德文寫的解剖學，拿它來升火一定很不錯。可是當我翻開它，讀了幾行那優美的文字以後，我簡直不能再繼續做下去了，想燒書這個念頭實在要求得太過分了。我看不懂德文，整本書我一個字也不懂，可是，無論如何，文字一定很優美，我不能拿它來升火。二、三年前，這本書花了我五分錢，大概有六磅重。因此，即使把它當做燃火的材料，也很划得來了，我似乎應該可以把紙張一頁頁的撕下，用來升火。

但是，我却不能這麼做。整本書共有一千多頁，我打算一張一張的燒，看每一張紙燃起來的火苗。可是，當我想起那些印好的字將被火花燒滅，所有的精確的文字將從我的書房裏消失，我就不能這麼做了。因此，這本書仍然被保留了下來。當我讀煩了那些偉大的作家寫的東西後，我就找出這本書，讀那些我不懂的文字。要想燒掉一千多頁這種優美的文字，真是太不恭敬了。當然，我也沒有許多這種不尋常的例子可舉出來。

於是，我只有又開始環顧四周，想再找出些廉價的小說來。

你知道，這整個世界是塞滿了這一類的東西的，十本書中，有九本是廉價而且沒有價值的小說，這些書可算是一種廢物。我想，好了，這下子我的書房裏，至少也會有半打以上這類的書吧，那我就安心的拿來燃火，取暖，寫我的故事了。因此，我挑出了六本書來，

它們一共的重量大概和那本德文解剖學一樣重。第一本書是「牛津的湯姆·勃朗」：是那本「在羅格比的學校生活」的續篇，共是兩冊編成的一本書。第一冊有三百七十八頁，第二冊有四百三十頁。這麼多張紙，一張一張的燒，該可以維持一段很長的時間。可是我沒看過這些書，似乎我沒有權利燒掉一本我不會看過的書。它看起來應該是一本很糟糕的書，一本值得燒掉的書，但是，我却不能這麼做。我讀了一下，——當鐘聲響起時，鐘樓也搖晃起來了；鐘聲一忽兒愉快，一忽兒不屑，一忽兒哀愁，從那窄小的鐘樓窗戶裏，散入這柔和的西南風中；鐘聲繚繞在教堂灰舊的樓塔中……這倒不是甚麼了不起的文筆，但也不是太糟糕的散文。因此，我把書又放回書架上。

下面的一本書是「阿拉默的故事」，是獻給德州的愛國者的，也是另外一本叫「貝兀哈」和另外一本「聖·愛爾默」的作者寫的書。我所以知道關於這個作家和她的書，是因為有一天，學校裏的一個女孩，由於帶了「聖·愛爾默」這本書，而受到嚴厲的申斥；那意思是說，這一類的書對一個年青女孩的道德觀，將有壞的影響。好吧，我翻開這本書，開始看：我要死了；我真的這樣感覺；我要毫不遲疑的把心裏的話痛痛快快地，坦白的說出來了。也許有人認為我在男女性方面超出了正軌；但是，在這種情形下，我覺得我做得不過分。我愛你已經很久了，而且我知道我的愛已經得到了補償，那是一種強烈而且難以言喻的快樂……就是這一類的東西。

這本書的內容真是壞得可以了，可是它對人來說，仍有相當的吸引力，因此，我決定找個機會，把這本書整個兒看完。對一個年青作家來說，即使是本寫得最糟的書，他也可以從裏面學到很多東西。燒掉壞書是非常具有破壞性的，甚至要比燒掉好書還要嚴重些。

再過來一本書是「酒吧十夜的見聞」，是亞瑟寫的。唉，甚至這本書也是本不能燒的好書。另外三本是由赫爾·凱尼、白蘭德·馬瑟斯、和亞伯通·辛格萊寫的。我只看過辛格萊寫的書，若把它當作一件作品來說，我並不很喜歡它，可是我仍然不想燒掉它，因為書的印刷和裝訂都很好。以印刷的精美這方面來說，它是我最好的書之一。

不管怎麼，我就是不能燒掉任何一本書的任何一頁，我只有繼續凍着身子寫了。我時常用掉一盒火柴，為的只是想提醒自己，不要忘了火焰的樣子；只是想喚起熱和溫暖的感覺。

因此我也常常燃起一根煙，一口也沒吸，就只讓它自己在我手指間燒盡。

道理就這麼簡單，如果你對書裏能表現出人生意義的思想，即使只有一點點，也能尊重的話；如果你對紙張和印刷有所愛好的話；你就不能燒掉任何一本書中的任何一頁，雖然你快凍僵了，雖然你自己正想寫些東西，但是，你就是不能這麼做。燒書這個念頭，實在是要求得太過分了。

今天我的房間裏，就像那天我想升火燒書時一樣的冷。我坐在寒冷中，吸着煙，想把這種冷融在我文章的感覺裏，那麼當舊金山溫暖起來時，我也不會忘記在這冷天中，我是怎麼渡過的。

我房間裏有個小留聲機，當我爲了保暖而想動動身子的時候，我把留聲機扭開來聽。可是，如果天氣冷得實在不像話時，這架留聲機也不管用了。裏面的機件會發生毛病，機油凍結了，齒輪也轉不動了。於是當我彎腰舉臂的時候，沒有音樂陪我，我只有在安靜中做體操。如果在做體操時，能有爵士樂陪著多好，但是，天氣一冷，留聲機不管用時，我簡直毫無辦法。從今天早上八點鐘開始，我就坐在這裏了，而現在只差一刻鐘就下午五點了，我卻一直這麼亂七八糟的。我很憎惡白白的過了一天，而甚麼事兒也沒做成，甚麼話也沒說。這一整天，我就一直和這些我沒看過的書待在這裏，一直想動筆寫字，卻一直沒寫出東西來。大部分時間，我都在房間裏走來走去（不管向任何方向，只要向前跨兩步，就會碰到牆。）要不就彎彎腰，踢踢腿，伸伸臂膀。這就是我今天所做的全部的事了。我試了好幾次留聲機，想看看氣溫有沒有升高點，結果並沒有，留聲機放不出一點聲音來。

我想我應該告訴你這些，雖然這並不是甚麼重要事，而且似乎有點蠢，爲了這一點冷而折騰了半天。但是，今天很冷的確是件事實，而且對此刻而言，它是件大事，因此我不斷的提到它。但最使我驚奇，也使我高興的事是，我的打字機今天居然沒有發生毛病。通常在聖誕節期間，這裏冷得很有時候，打字機總是阻塞住了。我油加得越多，它塞得越厲害，我根本不能使用它。結果有一次，我居然察出原因來，原來是我用錯了油。但是，這一次我寫的時候，雖然也是冬天，打字機却一直流利無阻，這使我又驚又喜。只要一想起，不受這種冷天氣的影響，這部機器居然還能打出我要寫的文字來，就感覺痛快極了。這部打字機就這麼

一直鼓勵我固守着我的工作，不管周圍發生了甚麼事。我對自己說，如果這部機器能够工作的話，那麼你就要用它來工作，這就是它的意義；如果你因爲冷而寫不出好的短篇故事來的話，那就寫些別的，寫甚麼都可以；寫一封信給別人吧，告訴他你有多冷。也許信被別人收到時，太陽又露出臉來了，你也已經溫暖起來，但是，這封信將在別處陳述着你的冷。如果天氣真冷得使你連幾行最普通的文章都寫不出來的話，那也不必管它，只要想到甚麼就寫甚麼好了，這才算是真實。你就談談你的腳趾快被凍僵了；談談這時間內，你一直想燒書來取暖，可是却不能做也沒有做；談談這架留聲機。在冷天裏，當你的心已經麻木了，你的手脚都凍僵了，你就不妨說說這些不重要的小事情，記下這些你想要寫下却不能寫出來的事。我當時就對自己這麼說。

今天早晨，我喝過咖啡以後，就到這屋裏來，想寫下一篇很重要的故事。我當時因爲才剛喝完一杯熱咖啡，覺得很暖，一點也不感覺事實上有多冷。我把紙拿了出來，開始想，開始替我在這個故事裏想說的話佈局。可是現在我知道，這個故事是再也寫不出來了，因爲如果我在該寫的當時沒能寫出來，那麼，這一輩子我就是永遠失去這東西了；這篇故事是永遠失去了，只因爲冷氣侵襲着我，緘默了我，使我不得不從椅子上跳起來做彎腰運動。好吧，我可以告訴你點這個故事的內容，對於故事的模樣，我可以給你點提示。現在我腦袋還充滿着這些東西，可是我寫不出來，它是永遠的從我手中脫跑了，但它還可以讓你這點我當時是怎麼想的。

我要告訴你，今天早晨，當我在心裏爲這個故事構思佈局的時候，我對自己所說的話：想想美國，今天早晨我對自己說。想想下面這整件事情：想想這些城市，所有這些房子，所有這些人，這些來來去去的事理，這些嬰孩的出生，這些他們的死，這些人羣的來來往往和死亡，和生命；想想人的動作，說話，機器的聲音，演說術；想想存在美國裏面的痛苦，害怕，和內心深處那種希望一切事物都能活生生的強烈渴望；牢記住這巨大的機器，轉動着的齒輪，噴出的煙和冒出的火，地底的礦藏和那些礦工，這吵雜聲，這一切的混亂；牢記住這報紙和電影院和生活裏的每一個細節。讓這些成爲你永久的意向，使你永遠聯想着這個偉大的國家。

再過來，你把目標轉向較特殊的事件上去。出去找個隻身孤獨的人，和他住在一塊兒，深入他內心裏面，愛他，試著去了解他生活的過程，說出他存在的真相，顯露出他活著這件事實的光輝，用偉大的詩篇寫出來，簡單地顯示出他活在這一代裏，活在這機器和火和煙裏，活在這報紙和沙雜裏；深入他的內心深處，把該說的輕輕地說出來，告訴大家，這是人的秘密；不要欺騙，不要爲了取悅任何人而說話；沒有一個人在你的故事裏需要被殺害；只要簡單地描叙出整個歷史中，整個時代裏的大事件，那種卑賤、單純活著的真實。在生命裏，沒有更大的主題了；沒有人必須用人爲的暴力來幫助你，那是暴行；在該揭發的時候，當然要揭發出來；揭發戰事，揭發所有的醜惡，所有的虛耗，即使你有所愛戀，你也要這麼做；但是不可忽略人活著的那種輝煌，那是生命的主題。你需要創造一種絕對勝利的高潮；你描述的人並不需要是個英雄式行爲的人來增加你文章的偉大。就讓他做他經常所做的事，讓他繼續活在他每天的生活裏；讓他走，讓他說，讓他想，睡，做夢，醒來，又走，又說，又繼續動，讓他活生生的，這已經够了，沒有甚麼其他可寫的了。在生活裏，你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一個故事；生命的事件從來沒有落入短篇故事的形式裏，或詩的形式裏，或任何其他的形式裏；你自己的意識是你需要的唯一形式，你自己的知覺是你需要的唯一動態。說說這個人，認識他的存在，說說人類。

好了，這就是我這個故事裏的一些貧乏的觀念。當我在告訴自己要寫甚麼和怎麼寫的時候，咖啡正使我感覺溫暖；但是，現在我已經凍僵了，這是我此刻心裏最能抓住的東西；本來我想寫的東西可以算是很好的，可是現在，對這故事，我只能有這些模糊的記憶而已；但至少，我還能够把這些記憶用字寫下來。明天，我將寫另外一個故事，一個不同的故事；我將從另外一種不同的觀點來看這世界；我雖然不能確知，但是我能够感覺；我可以嘲弄這個國家，和活在這裏的生命；這是可能的，我能做這些；以前我也會這麼做過；有時候，當我對這些政治上的黨派，政壇上的貪污感到厭恨的時候，我就坐了下來，嘲弄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家；我抓取了人活著的意義，我使人不變成一種腐朽，沒有價值，不乾淨的東西；那本不是人，但是我把它當做人來看待；那是別的東西，一種較不可觸知的東西，而爲了嘲弄的方便，我總是把它當做人；採取真理是我的工作，但是當你開始嘲弄時，你只有把真理丟

開；沒有一個人說真理，爲甚麼我要說？每個人都說聲好聽的謊言，寫很中看討好的故事和小說，爲甚麼我要就憂甚麼真理這勞什子東西？世上沒有真理，只有文法，標點，和那些廢語；但是我看得很清楚，我能够對事情厭恨而嘲弄，我是把一切世事都看得很清楚，我只能說，整個兒的世界是異常可悲，異常悲慘的。

一整天我都在房裏凍着，想說些事情，想使我們這些活着的人潔淨些。但是天氣太冷了，我不能做成功，我只能時時揮動我的手臂，抽幾口香煙，一邊感覺自己漸漸的腐朽。

今天早上很早時，我因咖啡使我身體很暖和，在心裏已有了這個偉大的故事，準備把它寫出來。但是，現在它已經遠離我而去了。

此刻我所能說的，只是今天舊金山非常冷，而且我快被凍僵了。

賴敬文的詩

給梅淑貞的信

無數青青的

山

經過

那是誰家的雲朵

那麼燦爛

那麼遠

有兩行眼淚

像晚鐘

敲擊每一座山

千里迴音

千里相傳

湖上停着

一隻點水的蜻蜓

滿山停着

樹態和花姿

那麼靜

P.S.: MAY, 妳懂這種語言。

人來人往

你不願進入

僅存的光

故事如何佈局

破碎的宗教像什麼

像亂石

在你的聲音裡

所有的方向

僅是一隻飛不出城外

一隻暫時迷途的小鳥

不能回首山開

長期歸不了家

天空和海

你是誰

爲何不見了名字

下午走過匆匆的街衢

塵埃觸及張大的眼

人來人往

你和其他人一樣

日記本流出霉屑味

無翅的身體

如此簡單

種在墳地上

七一年十二月於基隆港途次

花

花不僅是一種植物

你一定很抱歉

因爲炸彈

炸彈掉在新鮮的報紙上

或者掉在

剛扭開的收音機上

一朵又一朵不帶香氣的

一朵又一朵怒放着的

都是使人不快的花

呵花

想到花

每一塊藍空

都藍不起來了

不分白天和黑夜

採集過這種花的人

是孤獨的跛腳僧

是哲學的遊者

經常闖入夢中

然後被嚇住

闖入烟裏的廢墟

樹葉都變成了焦蝴蝶

寂寞和掙扎

那兒的噴水池

不再工作

那兒的時鐘

不是淙淙的流水

編輯先生：來台後，生活的空間和思想的空間作無限度的擴展。致使我的創作也受其影響而進入另一種表現空間中。我開始逐漸發現，詩的偉大力量足以統治我全部的感情面。

組屋

蒼松

在那條細細的晾衣繩上，一顆顆的水珠掛在那兒，我輕輕的揮動着那繩子，有兩顆水珠，相遇為一顆，擴大，終于向着一百多尺的空中掉下去，我看不見牠們掉下去的路綫。這是清晨，我站在陽台上，抓着欄杆，愉快的彈着昨夜的雨水；陽光這時候升起，暖暖的照在我身上。孤單的天空，幾隻黑色的鳥在繞圈子。甚麼時候我聽到遠處傳來了巴士的聲音？

（七一年九月）

電梯內的訊號亮着10這個字母後，便停了下來，一個老年人隨着一位穿紗籠的女人推門走進來。進到電梯內，他們站在角落那兒談話，操着流利的英語，話題好像是一對青年男女戀愛的的事情，我聽不清楚，他們的聲音很沙啞，不過却有些憤怒和嘲笑的意味。這時電梯停了，我正推門走出去，却聽到那老人半喊叫的聲音：Love is blind! Love is bloody fool! 我驚愕了一下，抬頭想望望他們時，他們已走到電梯外面，背向着我，一陣笑聲，一陣腳步聲，陽光斜斜的照在他們身上，兩個影子一前一後，一長一短，漸漸被陽光拉長了。

（七一年十月上旬）

走出電梯後，要走一段陰森森的走廊後，才感覺到暖暖的陽光照在你身上。剛要橫過公路，轉頭一看，一個十多歲左右的印度男孩，身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白衣，草色般的短褲，越過我身旁，跑過公路去，同時隨脚把一灘昨夜的雨水踢得四處飛濺，飛濺的水花在陽光下閃閃有光。他沿着一條小路跑去，跑向一羣正低頭吃草的牛，他的身影逐漸變小。等到我過公路時，却見到我的身影，蓋在他剛才留下的足印。這時傳來一陣叱喝聲，那印度孩子手上拿着一根青竹正趕着牛群。我看不清楚他的臉，只看見他一排潔白的牙齒，在陽光下，有另一種光澤。

（七一年八月）

站在陽台，眼前一座墳山，山坡上盡是一堆堆枯草，懶懶的睡在一排排墓碑旁，無力似的晒着陽光。那麼的站着，一股股熱氣拂過我的臉。下午，空洞和寂靜，雖然是那麼的靠近山，看不到一隻飛鳥，或一陣鳥鳴破空而來。雖然看見綠的樹，伸着一大片樹影，但感覺不到清涼，風是不會扯起來的。而我遠遠的望見，天盡頭那兒的連綿淺藍色的山影，看見遠處一片光亮的海，但不見浪花飛濺，聽不見濤聲，雖然你看得到那片海，圍繞着板島。將指頭一彈，說：這是下午，這個下午，組屋。

（記十一月間某個下午）

午寢醒來，懶懶地睜開眼一雙惺忪的眼神，窗玻璃的顏色和天空的顏色一樣，一片灰白。空洞的天空，雲高，雲不走動，一點聲音都沒有，這午後的景色。將臉埋在手裏，感覺到熱血流動，聽到心和手腕脈搏跳動的聲音，不經意的轉首，自己的倒影在淺綠色的牆上，伸手向那牆上的影子，竟有一種那麼的感覺：空虛。

（七一年十二月）

立在窗前，瀏灠眼前的景色，每幢組屋龐大的陰影向西斜去，斜去。陽光在西面，從它的背後照來。對面那座山裏的人們升起了炊煙，筆直的炊煙從樹叢中衝起，然後它伸着懶腰，漸漸散開來，一陣山裏的薰風吹起，風過處，只剩下一片蒼茫的暮色，半個落日在西邊，人在窗前，殘暉在背後漸漸流逝，建築物的陰影向前爬去，要爬入暮色的尾巴上，等待消失，等着夜，然後安詳的望着一盞盞燈透過一個個玻璃窗先後的亮起來，一片夜色、騷動起來。

（七一年十二月的傍晚）

等到午夜過後，凌晨到來時，等到一切快要寂靜下來時，廊外的燈光寂寞的照着每條走廊，不見人影，不聞脚步声，而這時候你躺在冷冷的地板上，周際是半透明的黑暗，隱隱約約的，一種細微的聲音從門外的「天井」傳來，緩慢的向着凌晨的耳朵，半跳動的血脈，緩慢地，聲音終於响成一種嘩然，一種熱鬧的聲音，人聲，叫賣聲，說話的聲音、嘶喊，笑，哭：孩童的聲音，電唱機尖叫的聲音，一切聲音扭成一團，在陽光在欄杆徘徊和走動的時候，電梯上升下降門閉的時候。然後那些聲音會漸漸的歸於平靜，除了通宵的搓麻將，除了夜半醒來的貓叫，半夜場歸來的人聲。

而在最寂靜的時候，聲音却在黑暗中搖蕩起來，在你的冰冷骨節間，在你的心臟，組屋。

（七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後記：數着日子，算算遷居到組屋來的日子，已是一年了，一年來在組屋裏，我把看見的，聽到的，感受到的，加上我當時的心情，就寫成這幾個片斷。居住在組屋裏，對於你敏感的，不是複雜陌生的臉孔，而是聲音，吵雜的聲音，即是在深夜，你還是隱約的聽到白天的聲音，所以我寫下了最後的那個片斷。

七二年正月於 Rifle Range Flats

寥 漭

脆弱的夜

1
彷彿一座孤絕的幽谷裡，空寂中湧訴着不盡的水聲——自你心靈的最深處那兒……我能聽到，我聽到的。當時自然靜靜熟睡時，星花都醒了。當鳥不飛時，花葉皆倦垂着。風也淡了……這時分，唯我在傾聽着——深谷中緩緩流動的水聲。我在聽，我在傾聽的……知否？知否？

孤寂的深山中，深夜裡的小溪流，便低低流盪，輕輕細訴了。
夜自然靜睡時，幽谷裡的水聲便悄悄輕流，深山中的小溪流放着低低細訴。
宇宙間唯一的天涯知音呵，幽谷與深山裡的流水互交潺，互理解時，便是自最深處那兒湧起的。

2
虔誠的膜拜於「靈」的光輝下，祂牽我，恆走在寧靜中。激盪模糊的視線中，我又望見睡鄉中那高潔的靈魂，專注的在傾聽，傾聽！

3

夜風，微微的又飄進窗內來了。

那遙逝的十二月的夜，昏暗的大海上，夜風也是這般，輕輕飄起長髮。抬眼時，思緒飄在另一個島上時……在那兒……你……一個人呵？

默想着，仍然又微微對你笑笑——心溪緩流萬千心語啊……坐在堤上，我悄悄安慰自己：別怕——等一起走在河畔時，我一定要掙扎出羞怯。我要訴說的……再抬眼時，深重的夜色裡，閃爍着幽暗深黑眼神！為甚麼……是迷惘，悄悄的凝視我卻又要急急的閃移呢？一個又一個問號，也只敢放棄在心深處那兒呀。夜的路上，此刻依然是午夜，午夜依然……不要看錶嘛……神奇，不眠的午夜依然，依然……

——你的學校是不是這個樣子的？是不是和我的學校很相似的？

我們的學校很相似……啊，我們的學校很相似。

——還有一個大草場。我說。好多細細的心聲爭着在說：知道大草場嗎？還有美麗的大草場等你來，你就來了……那些，心聲快要溜出來時，卻又不敢了……

不眠的深夜，不眠的海風裡的心語啊。夜色深藏着重重的感情，卻都必須默默藏着。

校園裡的大草場，延伸一點又一點的寂寞。河畔，整片展寂寞的河畔呵。

淡藍色的卡片中：有垂柳，山畔水湄，有釣絲。淡藍的天空，點點鳥影……還有的，一定還有一些，除了這些，一定還有的。另一些藏在那裡呢？藏在……？但，一定還有一些的，是嗎？

夜的風又飄起長髮般密密的思緒了。心靈最深處那兒的私語，蘊藏了好一段時日，現在都飄來了……

4

冬節來了。這時該是初冬嗎？我拿起筷子的時候，卻望見遙遙的遠山，細細

密密的雨中，有孤寂的足印。那雨一定很冷很冷，很冷很冷呵！

我約束欲湧起的淚。細細密密的雨飄洒了滿心園。孤寂的冬節啊，你的冬季，我的冬季。

細雨呵，美的細雨，飄來時，淒淒涼涼。

有一個早晨，細雨滿校園的早晨，我站立在教室門口，望着。山上的雨，清純冷冽的山雨，和山上孤寂的身影。呵，雨中的孤影啊……我望着。甚麼時候？上課鐘響了？甚麼時候？同學們都坐回自己的座位了？又是在甚麼時候，英文先生走進課室呢？他們說了 Good Morning……彷彿一個聲音在輕喚我的名字。又似乎，四週都是寂寂的，天空下只有我自己一個人，獨自遠望。為甚麼……我忽然，猛一回頭，啊，英文先生坐在講台上的座位，望着我，似笑非笑的……我又接觸到一些笑臉——是在笑我嗎？那怎麼辦呢……？

「飄」着細雨的時分，心溪就在湧了，「下」着的雨來時，心溪仍可靜靜流。燕子飛來時，感情和淚一起湧……湧……

打開了窗兒。飛來的燕子啊……我打開了窗。

很多陽光的白天，我真的好好讀書。白天的情感能約束得淡淡的——因為要好好的讀書嘛。

此刻不是洒脱的白天了。此刻是，脆弱的夜啊。脆弱弱弱的夜色綿綿不斷的湧滿心園，重重的壓落。

星星在閃爍，星星在閃爍……你聽……你聽……

後記：細雨、燕子，窗兒，夜風，我愛的典故。

沙禽
放逐

當沈默成了唯一的語言
他切斷
衆人和他的
七情的
血脈
就只剩下
手上的繭
和他
對飲
揹負着許多
沈重的聲音

他牧放
尋覓甘泉的
乾枯的白色小羊
在荒原上
唱
古老的悲歌
星子們掠過他額上的
斑駁
山色是這般遙遠
而日子黑了又白了又黑
便是釋迦也無能參透甚麼
禪機
花花霧霧
無須詮釋
而夜空恆如是
如是冷眼

陳政欣

關窗與開窗之間

我須把窗戶關閉，我得把窗戶關閉，把窗戶關閉！我跳了起來，把一根根陽光推出。

不是陽光不溫暖，是那窗戶擠進來的街巷的煙氣，它會彈起我的神經，使我的肺充血。並咳嗽終日。

黑夜就走進我漆黑的斗室，並企圖注流入我的心房。我不喜歡黑暗，我閉起雙眼把黑暗推出。不見光，只感一股冷風在身邊轉呵轉。我坐着虛無，並感到孤寂撞擊心房的巨痛。

。悲哀在心房流竄，沉重的黑壓着……

氧氣逐漸稀淡，二氧化碳一吋吋地從腳趾爬上，呼吸越來越急越重，我的手指不由指向窗。

夜還是那麼重，雙眼固執地把黑暗推出。得不到任何慰藉，我渴，感到二氧化碳的手指勒住頸項。我站起。

我一拳擊向窗戶，煙氣及陽光也一拳迎面擊來，我暈倒，那刺目的光，淚水從我緊閉的眼皮滲出。

遠處，淚滙成河，却找不到流向，在那兒直轉。

獨語篇

講故事的老人

要想寫一篇文章。想。想到最好以戲劇形式寫。我甚麼時候會寫過劇？沒有。看的劇本也不多。但想到要寫就寫去！昨天今天才寫了五小時，不滿意，大概會胎死腹中。再寫另一篇比較短的文章，可能以後再回頭完成這未完成的。不知道如此半途而廢好不好。很難決定。再想。還是很難決定。今晚會失眠，會繼續想的。我是人，有想了再想的能力。我還未完全（剛開始）迷失於自己的疑問叢林間。我還未完全（剛開始）——（刪去了）。迷失？——？現在不懂。今天下午昨天晚上却忽然懂得很徹底。可能今天晚上明天下午我又會懂了。人爲甚麼要選擇？人爲甚麼在選擇的時候又沒有選擇的權力？能力？我不要聽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這麼樣的解釋。因爲你不解釋人生，你就未曾解釋我的問題。要解釋人生，誰也辦不來。我也不要聽老人家說讓我來給你們解釋吧！他老人家爲甚麼會老，爲甚麼要（要！）老？他老人家自己也不清楚。甚麼時候要死了？不敢想也不敢說。我說了反而會被老人家罵爲不敬不孝。好！爲甚麼會老甚麼時候死，

不敢解釋也解釋不了，所以也解釋不了人生。人生也包括他們的老，大家不敢說死，不是嗎？或許一個不受人注意的乞丐、或是受難者、瘋子、侏儒，甚至還未開化的一個被不野蠻的人稱爲野蠻的人，對人生却有（很甚麼？沒有形容詞）的看法。你可能滿意的說：哦！原來如此。我却不！即使當時我同意了，那只是很短很短的片刻。想想：那是「他」的人生，不是「我」的。到頭來，還是沒答案。到頭來，還非得自己去挖尋。可能心會更孤獨。雙手在空中亂抓，要抓到了要抓到了。空氣粉末及水有重量我都抓不到，沒重量的東西又怎麼會有希望抓到手中，放進袋裡，或放進口吞到肚子裡呢？。。。。。。停下筆一會兒，想想：想想怎麼會想到這麼？還未想通，又想到另一回事了：以前有位很會講故事的老人，他每天都對孫女兒講故事。有一天，孫女兒要求她的公公講一個很久很久的故事。老人便開始講他的故事了：以前有位很會講故事的老人，他每天都給孫女兒講故事。有一天，孫女兒要求她的公公講一個很長很長的故事。老人便開始講他的故事了：以前有位很會……。孫女兒（不知道是我故事中的孫女兒還是故事中的故事中的孫女兒還是……。——我先放棄了慌了。這很久很長的故事永遠講不完，就永遠沒別的故事聽了。我却比不知道是那一個故事中的孫女兒更慌：要是我想把故事寫完（完？）的故事又怎麼可以點點點點的便算完了？永遠是個多麼驚人的（的甚麼，又不知道了。不是名詞）提到永遠，如果也想起從前有位很會講故事的老人的故事，誰敢說不慌呢？。。。。。。話又說回來。可能有誰說。我敢面對死亡，我有這麼的勇氣。要是我叫那位勇士坐下來聽從前有位很會講故事的老人這故事，（當然不是我講！）不知道他是否有勇氣把故事聽到他再無能力聽爲止？如果他說：這是白費時間，是荒唐的事。我說那是個藉口，勇士先生這麼說是因爲他實在不敢接受這挑戰。不相信我？你可願意，你可敢接受這要求證實永遠，而又永遠不能被証實的挑戰嗎？

(十月十五日)

挑戰

我敢幹洗死屍這份工嗎？一個我說敢趕快去幹；另一個我却說我不知道。沒有危險的（我的意思是紅血流出身體的那種危險），也不必花費太多氣力及時間。只要你一個「敢」字。而收入也不錯呢！一星期兩三百塊如何？敢幹洗死屍這份工嗎？

(十月廿六日)

新的展望

對我說來，沒意思。
新或舊？

（我不明白，為甚麼人人都把新年看得那麼隆重，又喝酒又慶祝又互相祝賀又要以深夜十一時五十九分看着時針走到十二時零一分的。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跟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卅一日有何差別？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還不過是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卅一日的第二天，只不過是那麼樣而已。我真不明白。）

時間雖然是往一方向流，不過，人死後時間也回到人的手中了，到人死後，

人便會發覺——原來

他並未死亡。原來他只是一個別無他物

的宇宙裡飄蕩了一會兒。

時間，那時對他說，既無起點

所以，亦無終點。

甚至他會疑惑：

究竟我是否，有會飄動過。

還是我一直都只一個地方

沒死過，沒生過？

因為他是人，這便無法証實了。因為

無論他到何處，都是一樣

一樣

一樣

他也感觸不到任何物質的流動，

因為物質並不能和靈質一塊放在秤上。

就是說

天無論如何是不等於五分鐘加十七秒的。

更何況，在如此的空際飄蕩（？或是？永遠就沒有任何動作？）是沒甚麼 沒甚

麼

沒甚麼可以让你辨別方向的。

羅盤上，可以分四個方向，然後八個十六個卅二個，

這麼樣有卅二個方向的羅盤

根本就未曾永遠也不可能

被發明在如此的宇宙裡。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如果是沒錯誤的話，

那也沒關係。他所要証實的時間，並不是

我所謂的時間。或者得新創一個名詞。

但我詞拙。

那宇宙，我所說的，並不是幾度空間，

根本就無法可以以任何

物質或科學或哲學或甚麼理論來解釋的。

存在就是了。

我懷疑，可能

我是唯一存在那宇宙的——的（？）。

我相信相信它的存在。

（一月一日）

紫一思

黑蛾

（外一首）

我是烟渦裡

一個明亮的圖象

——
葉維廉

我在守望

靜聽森林裡一隻哀愁的山禽

如何向一株枯死的長籐哭訴

冥冥中，也不知道是誰底雙手

抹去我臉上塵蹟的淚痕

「到星光斜斜的小溪裡去吧

去洗淨你底臉。」

抑或我已仰望多時

是星子們爲我吮乾
仰望這無極的空曠
這極樸的死亡
這陌生的時刻

誰在樹下悼念一隻被落葉埋葬的蝶
誰自焚毀的灰燼裡醒來
啊，殘酷的美
竟是我身上的傷

我狩獵

欲捕捉黑暗裡一隻毒液的蛇舌
——那是我多年前刺盲了的眼睛

凡垂髮的

——寫給自己

你垂髮靜思
像千根萬根的草
你說：你已瞎了
你是不能斷淚的露珠
不能和旭日相逢
你問：生爲何物
死，究竟是你髮間一絲煩惱

你如斯想要散髮迎風
若風雨淒淒
你必靜默如鳥如僧
你已衷心皈依自己
你是鏡是鏡中的影

過去，曾是一個空白
一個完美的錯誤
如烟非烟
如雲非雲

你垂髮而醒
發覺自己已垂着下跪
猶若一隻拜月的水鳥
在一塊空曠荒涼的土地上
不想歸去
凡垂髮而思的是樹是草
是永恆
你是萬籟
在深夜獨醒

一種交響

你划幽歎的樂子

輕盈守夜

盈耳是星叶的交響

(禪透一切)

你詠了一頁宇宙的永恆

活躍美幻如星辰

告訴我：

以膚色爲種族

以土地的劃分爲國界

欣然陌生的生靈

(而我們活着

我們都是小丑
却相互的嘲笑)

那海的細胞在裂分
侵蝕

(吟哲語的海。我們的詩人)
我靜泊 內焚
有千蟻般的沿身

流彈以秒速趕赴核子
而一股洪流
盪耳是喧囂的交響
永恆的乾渴

而佛坐如山(註)沉沉
投入針雨的漩渦

註：謝清先生詩句，不敢掠美

不能完成的

甚至我不能完成的
一種美，一種愛，一種
展翅之姿
甚至在深夜，在斷崖
風暴啼血的悚然中
都不能很我地
完美一種姿態，比高聳的建築物
更堅，更厚，更高
更難求
巴冶祇有一種花
開在我的眸裡的

給有任何文字，沒有貫藉
沒有性別的文字
可以形容，而又開在我的眸裏
在非常中
我熊熊地戀愛起來
而且這種花，我不能完成
在每個夢魘裏
都突然個性起來
呵
遠——雄——

註：
我會有一種愛，而我無能把它美化起來，甚至不能
說如何變化，過去之後，我却突然不知怎地靜了下來。
一降沉痛，好像一朵顫慄的花，隱隱約約地開着，在
一個深夜。因此我寫下這詩。

我的素描

致秦秦

日復日

我隱居於我的頭壳內

古老的風喚

吹冷伙伴濾色鏡外的月色哦

那團火燄呵

躍過我的背脊

製造另外一邊的晨光

用悲哀的眼色綁架失蹤的香水

孩提

發誓要做一個畫家

在一種張力下猝然消失的我

我瞑目，內視

我看見上帝的手

一顆古老的淚珠呵

仍舊把我擊傷

編輯室

風訊

□ 陰曆新年了，祝新春進步。

□ 歷來，文人對時節的感受是敏感的，翻開古代文人的作品，很多是傷春悲秋的感情之作，在某一個角度來說，這是浪漫的，既不容於現實主義的為國為民，與現代派的主張也大相逕庭。

□ 記得在五卅的時候，有一位詩人，很有名的詩人，寫過一首詩，說從此以後，不再傷春，也不再悲秋。好像一個人，如果無視於時節的變換，才可以創造出一番偉大事業似的。

□ 這種見解的正確或不正確，是很難有固定答案的，文學藝術，本來是見仁見智的事，你喜歡的作品，我不一定喜歡，我喜愛的，你可能討厭。

□ 好與壞，是一項道德標準，對與錯，是一項倫理標準，而這些道德和倫理標準又因時因地而有差異，如果以這樣的一個本身便具有游移性質的標準加諸文學藝術，那不是愚蠢便是無知。

□ 傷春好不好？悲秋對不對？我們無意下一判斷，杜甫的秋興，宋詞內常見樓頭

「感傷的傷懷，這些，都沒有對不對的問題，而另有感人深淺的分別。」
 「我們覺得，天地之大，是人，是事，是時間，是空間，無一不發之而成爲文學作品，時節的感懷，是情感的一種表達。情感，是許多永恆的題材之一。」
 「際此陰曆年新舊交替的時候，我們願藉上述時序的感言，再度說我們不拘一格的開放態度。」

「在新的年度中說一句傳統的話：『恭賀新禧』，不也是一件很值得思索的事？
 黃澗岳校長一直是愛護蕉風及學生周報的專欄作家，其優雅凝重的筆觸，深入淺出地把人生的感受娓娓道來，使人如浴春風。」

「劉放是加拿大社會學碩士，現執教於星加坡大學，其流暢的筆觸，銳敏地剖析社會不同層面的問題，頗有獨到之處，發人深省。」

「近幾期來大量刊用新秀的作品，他們的作品可能未臻成熟，但其潛力是可預見的。在一個個老作者爲生活及其他的奔忙，而逃離文壇時，只有靠他們的努力了。」

「飄貝零是個力求创新的詩作者。他在給編者的信中說：

XX：

「詩創作，像蝴蝶一樣，努力地在一個空間追捕斑斑的香氣。這種姿態的變奏，係鵝卵石的一切緩慢的轉化歷程。藍圖雖然打好了，詩人還必須負責毀壞與再造的工作，一連串的工作。詩的整體，曾經是一個個輪迴：投胎、死亡、或復活，最後才「脫胎轉骨」。此外，我以爲詩是一種奇妙的速記法。」

編安

飄貝零 上

「詩人北藍玲對於「驚夢」也有許多想法：

「……白先勇的「遊園驚夢」、南柯大守的「一夢」、莊園的「蝴蝶夢」、統統說「人生似夢」。還有一次是我看電影的「？夢」，最後特別是小林正樹「怪談」中的「黑髮」。這許多結，長久在我心裡鬧鬼。我再三苦苦的把自己

風情

底態度擠出來，這就是「驚夢」。對於「驚夢」，我對「她」有些偏愛。」

「朱牛人是留學澳洲的大學生，才氣縱橫而勤寫，編輯室的朋友都很看重他。這是他給編者的信：

「編者先生：

心有所感，不發則成痛。我大多數的文字都是在如此情景下寫成的。人化神的話劇，也是如此。我的宗旨是：以我手寫我口；既爲人生而藝術，亦爲藝術而藝術。因此我曾在日記簿裡費了兩支筆，並記道：

此筆專寫人生百態

此筆專寫優美創作。

又：感觸之河缺口時，落筆得快，加上平日對文字不大仔細，因此常寫別字。異國洋人間，有誰與我共磋文字呢？又何況時間壓迫得緊。望編者先生能助我一二，肯定的別字就替我改過好了。先謝過。

不知道有誰願送我一本『梅詩集』呢？洋錢不好用。

祝好

弟 牛人上 十二月十八日

（編者按：「梅詩集」仍未出版，出版後梅淑貞答應送一本給你。）

「溫瑞安才十八歲，但他的才華却是有目共覩的，可說是一顆文壇小慧星，他在信中說：

XX：

「蕉風」顯然是一份有幹勁的刊物，尤其是它改版之後，推出的幾個專號或專題都很令人刮目相看。「蕉風」實在是水準很高的刊物，我這樣說，並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爲了討好什麼人。是就是，我一點也不避嫌。

只不過「蕉風」一直仍沒有「散文專題」（或專號）的出現，這點令我很有些擔心。我本是寫詩的，但我確信散文是一片美好的瓊瓦，我們實不該忽略它的。「戲劇」與「小說」、「詩」專號已相逐推出，對散文來說，也許星馬真正寫現代散文的人不多，但至少也應有一個專題，否則，的確是有些「厚此薄彼」的

。「散文專題」也許以前沒有人幹過，但什麼都要別人先幹了，那有什麼意義可言呢？

爲了這一個理想，我已和家兄任平討論過了，散文缺乏理論，好像它是不能被認可似的，所以我們打算專搞散文理論。目前我已完成其中一篇：「論散文的意象」，我們還集合一些人（包括新秀們的意見）的見解，並舉辦散文研究座談會，不知蕉風是否歡迎這類稿件。

希望我不會給您帶來太多的麻煩。

末學瑞安 敬上

（編者按：目前仍沒有出版「散文專號」的決定，可能有份量的散文並不多，以後再說吧。）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蕉風月刊

一九七二年二月號 **228** 期